

# 少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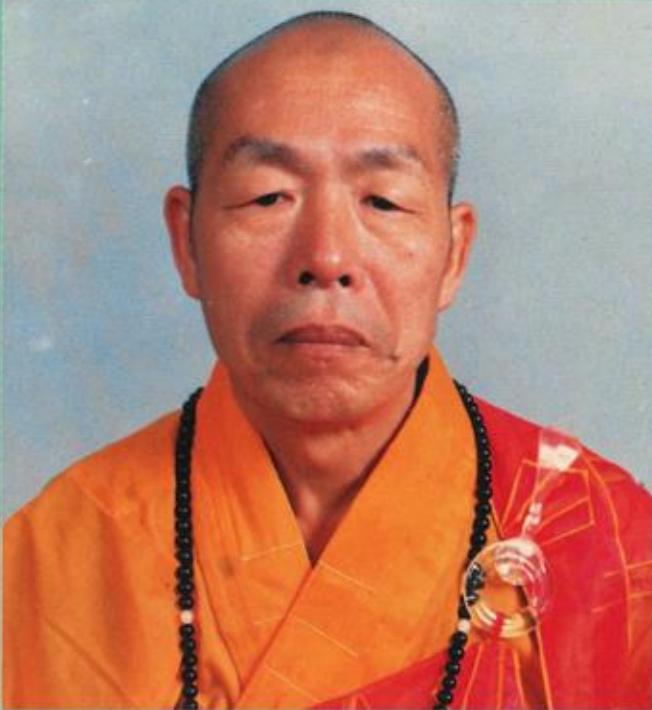
第二卷第四期

贈 閱

16

# 法語

吾人若一味追逐外在聲色之官能享受，在縱欲之餘，必弄得破財傷身，實上毀滅之途。現代人生活環境太富裕，不易克制外來五光十色的誘惑，若眼、耳、鼻、舌等諸根常放浪於酒色財氣、吃喝玩樂上，輕者傷身敗德，重者作奸犯科，給國家社會帶來無窮的禍害。



釋菩妙老和尚

## 目 錄

布施功德殊勝行  
普願沈溺諸有情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無邊勝福皆迴向  
迷往無量光佛刹

1 印度佛教(九)	1 選書—譯書—贈書	1 佛教藝術源流(四)	1 戒律爲正法久住之基	1 蘭若書箋	1 原如佛教的定義問題	1 佛教漫畫精選—世尊的成僧行之路	1 四諦說之種種相與法觀(一)	1 寒山寺詩語(中)	1 佛弟子心聲專輯	1 僧教家庭醫學	1 妙林文學工地	1 佛訊花絮	1 編後語—雲水劄記	1 暗鈍愚癡人，耽溺於放逸；	1 智者不放逸，如富人護寶。	1 眇生的愚癡不明，常因不了解耽溺放縱欲樂的結果，相對地也帶來了許多痛苦的煩惱。如果能善護諸根，調節身心，精進修道，自能安住於不放逸的境界；如富人善於守護珍寶。茲借一偈南傳法句經，與諸善信大德共勉之：	1 暗鈍愚癡人，耽溺於放逸；	1 智者不放逸，如富人護寶。
40 37 33 32 31 28 25 20 19 13 11 7 3																		

眾生的愚癡不明，常因不了解耽溺放縱欲樂的結果，相對地也帶來了許多痛苦的煩惱。如果能善護諸根，調節身心，精進修道，自能安住於不放逸的境界；如富人善於守護珍寶。茲借一偈南傳法句經，與諸善信大德共勉之：

暗鈍愚癡人，耽溺於放逸；  
智者不放逸，如富人護寶。

# 印度佛教(九)

## 成道與神通

■吳老擇

在佛陀迦耶的菩提樹下，克服身心內外的一切困擾，一日心意朗徹證悟宇宙人生之真理，而稱為正等覺者、佛、世尊。佛陀的修行證菩提，是有史實考據的。但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證悟的是什麼？這是學佛者應該要知道的，在此不妨簡單地探討一下。

我們生活在中國文化的社會習俗中，依日常所薰習的文化習慣，去理解二千多年前，印度傳統文化中脫穀而出的真理佛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以我們中國式的佛教信仰，凡遇到不易解決的問題，就提出一個不可抗拒的「甚深微妙，不可思議」的話，來安慰一些虔信者的信心。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必須有精通佛法的人來指導。所以修行的第一階段就是聞，聞就是聽聞。聽聞者是求知求學，講述者就是佛學智識的傳授。所以在未修行以前，必須知道什麼是佛法。知道了並不是修行的結果，還要更進一步，對自己所聞的佛法，不

斷的去思惟或觀察，經過如此不斷訓練和學習，對所思考所觀察的佛法，構成自己的實踐行動就是修。因此，聞、思、修是學佛的三要領。絕大多數的中國佛教徒，偏好中國式不立文字之悟性，不注重知識的傳授，只偏重不聞、不思的默修。所以只要稍為得了一點定境，就以為開悟了，三藏十二部經自然通在他的腦袋裡。就是經常仔細聽聞其宗教證驗，無不表現神異、鬼怪的神秘境界。如果對這些事情，願意去追究中國人之宗教體驗的事實，無妨把高僧傳中的神異、習禪、感通的高僧傳，和中國史書中的神仙傳或列仙傳作一比較研究，就會得到一個合理的答案。

前文曾述過，佛陀未出家以前，對於修禪的禪定境界，就是印度禪行者中的老仙人，亦無不驚歎為未曾有。依據印度婆羅門一般的信仰來看，釋迦太子有種種神通是不成問題的。故在經律的佛傳中說，菩薩降魔成佛，於初夜以宿命明之智慧而

知過去之宿命（宿命通），於中夜以天眼明之智慧，而知未來之生死（生死智通），於後夜以漏盡明，通達宇宙人生之真理（漏盡通），於此加上神足通、他心通、天耳通，就是三明六通。此中除了漏盡通外，其餘之五通不只是佛教所專有，而其他之宗教，乃至鬼神、狐狸、妖精、巫術等類皆有，唯深淺不同而已。

修練禪定，完全得到精神的統一，相信誰都能得此不可思議的能力。世尊以漏盡智，通達宇宙人生之真理而成正等覺，此漏盡智只有佛陀及聖弟子之阿羅漢等始可證得。其他宗教及神巫雜術，僅止於五通而已。

目犍連神通第一，為天下佛教徒所公認。但在原始佛教的經律中，目犍連常欲以神通力，來解決現實的困難，卻受到佛陀的呵責和禁止。佛法是主張因果定理和宇宙自然的法則。因此法則定理去觀察思考以對應現實之問題，如此才能獲得正確而徹底的解決，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依據超現實的神力，能解決現實的問題，就有違背因果法則的嫌疑，即使能夠解決亦是一時而非徹底。除非用神通力把人運至無生無死、真常不變的樂土。不然在此衆苦充滿而問題叢生的娑婆世間，神力再高強只怕也會不知所措。

原始聖典中確定有記述佛陀及佛弟子等之神通威力，是否符合歷史的事實或經典的編集者，為配合當時印度宗教習慣的神通信仰，而潤飾佛陀及佛弟子的偉大，在此暫置不論。但佛陀反對五通，呵責禁止，不得濫用；此在原始聖典中隨處可見。因為濫用神通，容易受人財物的供養，獲得尊敬，生起邪心而易墮落。故律藏中「上人法戒」的制定，主要是防止名聞利養的發生，及為名聞利養而不擇手段，造成宗教欺騙，而犯

斷絕僧格之波羅夷罪。神通在佛教的規定上，只有在身邊發生危險時，以及為調服沒有信仰的頑固者，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下是允許用神通的。

神通就是奇蹟。是超越自然法則的能力，即使今日的知識也難以說明這些現象。還有世間上許多不可思議的奇蹟，仍可用各種不同的知識去追究，自然不會感覺不可思議，也就無所謂神妙奇蹟了。數年前在日本報上刊登一則消息，報導從十樓的公寓跨越欄干墜落的小孩，僅受輕微的擦傷，倖免於死亡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是九死無一生，若非神靈來扶助，一定是頭破血流，必死無疑。但仔細的觀察，二樓陽台有張遮太陽的布帆，通過此布帆的阻擋而減少速度，落下時才能免一死，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若無布帆的阻擋，便是萬死亦無生還的機會。所以不可思議的神妙奇蹟，有其不同知識水準及對周圍情況之理解程度有很大的差距。如飛機墮落發生事故，生還者往往有驚無險地死裡逃生，心有餘悸地深感神恩所賜的大奇蹟。其實據專家在一般飛機失事之後的調查研究指出，坐在前、中部之座位的危險性比後部座位高，在發生事故後能生還者，只有後部座位的人可能性較高。此與落下的俯衝力及燃料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公車、電車及小轎車在遭受危險的情況時，都有其安全的位置，並沒有誰給誰的特別安排。所謂奇蹟，在科學時代的今日來看，就知道不是荒誕不經的事情。在原始佛教聖典中，記述佛陀及弟子的種種神通力，一般人看來確實不合理，但對同樣有智慧的人看來並沒有不合理的，五神通也是如此。神通在佛法中，是修行的副產品，並非修行目的的產物，主要是無漏智。漏盡智的修練，在於切莫沉迷於神通而忘了正業。



# 選書—譯書—贈書（下）

■劉欣如



此次不能再讓他操心了。雖然，我們也蒙獲幾位熱心居士和大德的支援，無奈車水杯薪，不敷使用。我們還在為難之際，皇天不負苦心人，那位回國渡假的心見法師來函：

「新店大佛寺的能定師父，慷慨解囊，要發心資助美金兩千元，我這幾天會親自送到三重市的印刷廠……。」

寥寥幾句話，無異是喜從天降，總算又幫我們跨過一關，普渡衆生，引人學佛的鴻圖又往前推展一步。大家內心的狂喜，不言而喻。當晚，我們互相電話傳告，同時忙著發表以後的各種具體計劃，可見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費，大家也做得更起勁，更有信心。

從上次普獻法師的信裡，我間接認識一位日本留學的惠敏法師，至今雖然不曾有過一面之緣，我甚至不知道他的任何出身，但，他卻幫過我許多大忙，例如他知道我需要什麼書，只要他找得到，都會自動買來寄給我，使我不必花很多時間、精力去小東京找書。尤其，他連續寄來一九八八、八九兩年的「日本佛書總目錄」，我如獲至寶，凡是日本出版的新、舊佛書、作者、出版社、冊數和價錢，都記載很詳細，這些豐富的出版情報，給我許多方便，無異是指引我今後怎樣選書和買書。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日本寄來的巨大郵包，疑惑之餘。迅速打開一看，原來是普獻法師自掏腰包，委托惠敏法師在東京為我選購一批佛書，大部份是大法輪的出版品，內容很適合我的需要，因為他們深知我選書的動機與方向，重點不在佛學研究，而是要引人學佛。尤其，那十二巨冊的「佛教說話文學全集」，更是我艷羨已久，想盡辦法卻得不到的佛教文學書，從佛書廣告裡，我已經知曉這些書的內容了，它正是我竭力想用來引人學佛的教科書。因為書裡精選八百多種短篇故事，有最

動人的說話，最精彩的譬喻，文筆流暢，饒富趣味，而且，寓有佛教的基本精神——慈悲與因果。即使不是佛教徒，一般人看了難道會覺得枯燥嗎？這不是最好的學佛教教材嗎？我的心始終肯定它的價值和益處。

不過，我稍微計算一下，整套譯完約有二百萬字，依我目前的環境和時間等條件，恐怕鍥而不舍也得費時兩年，至於將來出版問題，我實在沒有把握，但，當我面對自己心儀已久的好書，又恨不得將它譯出來讓人共享，我躊躇了將近一星期，其他教友也不敢強迫我譯。其實，以往也都是我自作主張，待他們看到書時，才知道我的選擇，因為我自認在選書譯書方面有經驗，所以，他們也放心我全權做主。惟獨這一次，我做了最久的分析、最長的考慮。只要一動筆，我會一直埋頭苦幹，不譯完最後一字，決不停筆。我信得過自己的耐心，但怕將譯完的稿件存放太久，乾等出版流通的機會，那種焦灼和煩惱很不好過……。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報載，台灣一家歷史悠久的出版社老闆說，各種書能否暢銷很難說，惟獨文藝書歷久不衰，一直有市場……。我突然信心大增，佛教說話文學全集不僅是學佛的教材，也是印度文學的佳作，將來不愁沒有出版社出版。一想到此，我就決定翻譯了，而且馬上坐下來動筆。

一天裡，有多少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我會全部用來翻譯這十二巨冊。寫呀，寫呀，筆聲嘶嘶地響著，有時勢如破竹，欲罷不能。雖然，小事情的煩擾不斷，幸好日子久習慣了，不太能妨礙我的作業。其間，我偶而也會憂慮將來出版有無問題？頭腦不疲倦時，我也會思索將來要見機行事，也許會遇到有能力、肯出錢的居士們……。

為了翻譯方便，我常去西來寺借新文豐出版的藏經回來，仔細核對原文，幸好我不覺得有什麼難處。不過，遇到特別難懂的偈文，或特殊字義，雖然查遍字典也無蹤跡，的確相當惱人。這樣的經驗以前遇過幾次，幸好有兩位大德從旁協助，才能迎刃而解。當然，現在遇到類似的疑難，我照樣去請教他們——唐龍居士和躬谷先生。唐龍居士的佛學造詣極深，中、英文俱佳，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佛學博士。且本籍的躬谷先生出身東大印度哲學科，來美國宏法三十年，德慧兼修，除佛學以外，也通曉中、英和梵文。所以，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解答我的任何疑難，我所以能夠順利譯書，他們的協助居功甚大，我一直感激他們，平時也保持密切連絡。

譯完第六冊時，稿件堆積得很厚，我的心裡開始有些煩躁了。當然，我也曾經寫信接洽台灣的出版界，可惜，他們沒有興趣，或者回信說沒有把握撈回成本。此外，我也試探幾位信佛的商界朋友，他們表示數量太多，幫不上太多忙。不過，我仍然不讓這種憂慮擾亂我譯書的心情，免得對我譯文的質與量造成負面影響，損失太大。

據我所知，中國的佛教寺廟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經出現在舊金山。之後，由於中國移民逐漸增加，到目前為止，全美國的寺廟聽說多達三位數字。尤其，在洛城一帶最多，因為大部份中國人聚集在這裡。數年前，西來寺在洛城籌建的消息已經震動全球，尤其令佛教徒精神鼓舞。如今，西來寺果然像一座中國的紫禁城，昂然屹立在哈崗的斜坡上，乃是北美洲最具規模的佛教道場。但又有幾人能體會到該寺在建造過程時的諸種辛酸與挫折？回憶西來寺興建初期，我曾經去參觀過幾回，有時陪朋友，有時單獨去。但，有一次卻令我終生難忘，尤其感

到榮耀，因為那時有李雄風居士陪我造訪佛光山宗長——星雲大師，時間事先安排好，聽說大師剛從台灣來不久，僕僕風塵，而且日理萬機，居然肯抽空接見我們，當然令我喜不自勝。

洛城的天氣，幾乎都是風和日麗，那天感覺特別清爽，因為微風拂動著窗外的矮樹，在暖和的陽光下，鮮花顯得格外的嬌艷，格外的芬芳。我們都坐在西來寺的臨時客廳裡，在場除了仰慕已久的星雲大師，還有西來寺住持慈莊法師，來自佛光山的慈惠和心定法師。後來，我才知道這三位法師都是跟隨大師多年，開創佛光山的大功臣。當然，此後我也跟他們接觸頻繁，來往密切，得到的教益很多，更使我在宏法的路上昂首闊步，信心十足。

在歡愉的談話裡，我不願錯失良機，向大師傾訴我們眼前的困難。同時，強調這些書的優點，不但涵蓋佛教的真諦，而且，沒有爭論性內容，動人與精彩的譬喻，更能反映原始佛教真正的風格，非常適合初學的人，富有極高的文藝價值。大師聽完我的話，不僅馬上慨然答應要出版我的譯稿，同時還要付稿酬，旨在鼓勵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佛教的文化事業而努力。大師說，將來要把出版的譯作，交由台灣最具規模的聯經出版社經銷，可以出現在全省各地的書店，供應愛書人的需要。這時候，我喜出望外，慶幸佛菩薩在暗中加被，居然得到比想像中更美好的支援。殊不知此次因緣際會，無疑開始我的第二人生，發心要為佛教的文化事業投下更多時間和努力。

每到夏季，旅館生意會特別熱絡，奈因房客都是男盜女娼，糾紛不斷，致使情緒也會陷入低潮，提不起勁來執筆，只好等心情好轉，身心稍微休息，才繼續譯書。其間，我曾經收到幾位讀者的來信，因為他們都看過我以往的譯作，頗有收穫，

忍不住來函道謝，像這樣的鼓勵和歡喜，真正引人學佛，都會加強我的信念。佛書不一定要探討許多學問，或解說太多陌生名詞。毋寧說，深入淺出，平實舉例，講些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佛法，似乎比較能打動人心。尤其，對於毫無佛法概念的人更有效，他們不求作祖成佛，只盼在艱辛的日子裡過得愉快些。

在美國，我曾去過白塔寺聽佛學演講，那位佛學淵博的大居士，雖然在台上滔滔不絕，談論八大宗派，我偷眼環顧台下的聽衆，大家面無表情，一副疲倦、辛苦和無奈的樣子，顯然，他們得不到受用，無補於迢迢千里來異國奮鬥的空虛寂寞感，而渴求心靈安慰，此時此地，如果佛法不能扮演鼓舞和啟發的鎮定性角色，未免太使他們失望了。何況，其中不乏非佛教徒，抱著好奇心，或純粹來打發時間，如果不趁此隨機宏法，無異錯失良機，多麼可惜！在美國聚會一次很不容易。

從此，我開始跟高雄佛光出版連絡頻繁，他們熱心潤筆，依照藏經核對人名地名，或修改欠妥的句型、詩偈，令我十分感激。我的譯稿陸續送到西來寺，托人帶回佛光出版社，從不失望。大約經過半年，適逢西來寺開光後不久，出版社不負我的期望，果然寄來第一集和第二集。只看到封面和印刷，我就已經喜愛極了。據我所知，在台灣，能夠印刷到這樣精美，真是罕見。誠如慈莊法師說：「我以為是日本出版……」原則上，這批譯稿賣斷給出版社，幸好他們贈送譯者每次二十本。當我分送給其他教友時，也都嘖嘖讚嘆，內容和印刷都是第一流。

這幾年，我的時間大部份放在打掃房間和廁所，應付房客，以及翻譯佛書。此外，還熱衷跟佛教徒結緣，交換學佛和宏法心得。其中，我幸運能夠深交幾位居士、大德，彼此在某些

方面非常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嘆，例如經營房地產的葉居士，在橋縣開餐廳的蘇居士等，他們不但信佛虔誠，也深切體會慈悲的實踐價值。一天，我們約在一家素食餐廳小酌。暢談之後，獲得一項共識——發心向出版社購買「佛教說話文學」第一、二集若干冊，贈給世上兩種心態最奇特、最可憐的人。這兩種人是：醫院的病人和監牢的犯人。原因是：

病人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會胡思亂想，心裡最空虛、最焦灼，也需要慰藉和指引，倘若不幸患了絕症，等死的驚慌和訣別的哀傷，也令人憐憫。若有易懂有趣味的佛書放在他身邊，供他隨時翻閱，說不定他會從此領悟佛法，臨死前得到自在。倘若他們不是絕症，自然會病癒出院，在他們臥病期間，有充份的時間看書，有冷靜的心情反省。這樣，他們一定容易領悟佛法，深知因果，日後回到社會上做事，也會奉公守法、百善為先，對他個人和社會都有益處。同樣地，犯人全因作奸犯科，才會被關進牢裡。死刑犯若能在臨死前沐浴在佛法裡，必能了解自己應得的下場。否則，他至死也會執迷不悟，甚至臨死前，還心有不甘地說：「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是何等的悲劇。至於服刑期滿，可以重獲自由的人，在牢裡領悟因果循環，報應不爽，日後一定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善莫大焉。否則，期滿出獄後，他心裡埋怨更深，作惡會更厲害，以為別人和社會都對不起他，後果可想而知。

信仰會產生力量，果然不是虛言。我們勸說幾位善心人士，籌集一小筆資財，寄到出版社購買佛教說話文學第一、二集

各數十冊，直接寄給花蓮慈濟醫院，央求醫院當局分放在各個病房裡，方便病人取閱。

之後，有一天，我接到慈濟功德會德宣法師來函：

「這一套書的印刷、編輯和內容都相當精緻……每個人拿到手都很興奮……我謹代表每位拿書人向貴中心致謝。」

不久，第三集和第四集也繼續出版了，封面顏色每集不相同，各盡其美，也都令人讚嘆和欣賞。不消說，我們也是發心實踐贈書的計劃，目標先寄給台灣某一間監牢，量力而為，只要持之有恆，必能收到效果。

宏法中心成立五週年前夕，佛教說話文學全集十二冊的稿本全部寄去出版社了，他們回函說一九八九年舊曆年底前打算全部出完，請我不必操心。

有一天黃昏，郵差送來一個小包裹，原來是日本惠敏法師寄來一本「釋尊的譬喻與說話」，我欣喜之餘，立刻翻閱裡面的內容，發覺真是一本好書，不翻譯覺得可惜，思索片刻後即開始動筆。

如今，這本譯稿正在台灣一家出版社審閱中，結果如何還不知道，但願他們會出版，共同為發揮佛法而努力。

寫到這裡，神聖、莊嚴而愉快的回憶又漸次地浮起。佛學院兩年的春風化雨中，法師和同學們的接引，才使我擁有一個優美的精神境界，我時時不忘這種恩情與因緣！只想在異國有限的餘暇裡，懷著回饋的心情，竭盡所能，描述學佛和信佛後的益處，來啟發苦海中的衆生，早日領悟佛法。屈指一算，我在這家旅館工作六年半了，雖然作業時間長，有時苦不堪言，幸好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讓我多少能實踐宏法的理想，不負佛學院師友們的厚望。

夜已深了，呼呼的雨點吹打著窗門，一陣沈默裡，我不時懷念祝福佛學院師生們的德業兼修，身體健康。（本文畢）  
—寄自美國埃爾蒙特市—



## 佛教藝術源流(四)

■吳進生

# 西藏佛教藝術

破佛期間，朝廷內尚存有一股崇佛勢力，那就是朗達瑪次子「奧盛」。在破佛之後，又再修復部份寺院。此派在十世紀再遭反佛力量，被迫逃到西藏西部。

部份西藏正統佛教的主流，皆逃往西藏東部的西康及東北部的安度境內。此地原已有寺院及佛教徒在此活動，因而破佛逃亡的佛教徒得以在此被接納。西部的佛教徒也在日後東移，使得此地儼然是西藏佛教復興之地。

安度地方逐漸形成的佛教王國，仍可維持以五位比丘為佛子傳授具足戒的傳統

，就是所謂的東部律。西部方面由奧盛王子後裔所承續的佛教活動匯集成一個佛教

王國。智光王及菩薩光王、寂光王都出家為僧。使得王國逐漸成為復興佛教的龐大力量。智光王並派遣二十一位年輕人到印度習佛法。也從印度聘請三位高僧在西部傳授戒律，並以之改革僧院規制，這就是所謂西部律。其中從印度留學返國的高僧林親桑坡，翻譯了許多密教儀軌。此為蓮華生大士引入舊密教後，再次導入新密教的第一人也。他的譯經活動，也導致了後傳佛教復興之契機。

在紛爭中的西藏中央地帶，到了十世紀中葉，羣雄勢力大致均衡。短暫的鼎立

期間，部份關心佛教者也能保持佛教傳統，並派遣人才到東部去尋求佛法，這些人回到中央地區，也促進了後傳佛教之發展。

毀佛後的王朝，棒教徒勢力大盛。密教也和棒教混合，棒教徒逐漸吸收佛教教義，而漸漸喪失自己的特性。混合的佛教，失去正統佛教的戒律，而產生了放逸墮落的習性。菩薩光王有鑑於密教的走火入魔，乃從印度聘請了阿提沙大師入藏，時間為一〇四二年。從朗達瑪毀佛到此新佛教的復興，已長達兩百年之久矣！

### 後傳佛教之興起

西藏西部佛教在智光王等大力推廣之下，頗有成就。然而智光王卻在一次與鄰國加洛克之戰失利被俘。加洛克王要智光王臣服，否則需以等身重黃金贖身。菩薩光王欲籌黃金贖身，智光王以自身年邁無用不允，黃金應留作聘印度高僧之用。菩薩光王答應遺囑，乃派人入印，禮聘高僧阿提沙入藏。不久智光王遂歿於獄中。此段傷心歷史，足證曾捨身出家的智光王對於復興佛教當成他一生最大的心願。

西元一〇四二年（宋仁宗慶曆三年），阿提沙有感於國王捨身盛意而進入西藏

朗達瑪王在西元八四六年被一位佛教徒所殺，但是佛教並未因此而復興。宮廷內王子奪權紛爭，戰鬥不斷，邊城守將分派抗爭，全國陷入一片黑暗，西藏強權終於在中亞消失其強勢地位。

### 殘存的佛教活動

。後期西藏佛教之振興運動，當以大師為領導中心（見附圖二）。

阿提沙是東印度邦迦羅的王族，自幼

習文法、邏輯、醫學，博通顯密教義。二十九歲出家，獲得「吉祥燃燈智」之法名，深研顯教佛學。其後到蘇門答臘（金地國），又往斯里蘭卡（錫蘭）學習大小乘經論及密咒。先後拜師十二位，因此無論中觀、瑜珈、印契、密咒等皆無所不通，歸國返印，先後任十八寺之住持。

一〇四〇年，阿提沙六十一歲，有感於智光王之興佛捨身，答應入藏。一〇四一年入尼泊爾。一〇四二年才進入西藏西部杜丁寺。並撰寫「菩薩道燈論」。此論是阿提沙應菩薩光王之請求，就三乘法門（聲聞、緣覺、菩薩）在當時所修持之異同，提出中肯之論述。整書內有六十八偈，但卻包含了顯密大要，正邪辨別，努力宣揚顯密貫通及觀行並重的大乘佛法，特別對於印度佛教思想史之終末做了一個了結。全書共三章，第一章從一到二十偈是聲聞乘章，第二十一到五十九偈屬波羅蜜章，第六十到六十八偈是秘密真言章。聲聞乘章是意欲進入大乘菩薩的基礎，秘密真言章也只不過是序論而已；中心思想以波羅蜜章為主。分一一增上戒學。二

——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後來西藏宗教改革大師宗喀巴亦深受阿提沙深厚影響。（見附圖二）

阿提沙原本答應入藏三年。後來因為尼泊爾戰火連綿，阻斷了返藏之念。先後住在桑薦、尼塘，後入衛藏，最後圓寂於拉薩，時年七十三歲（西元一〇五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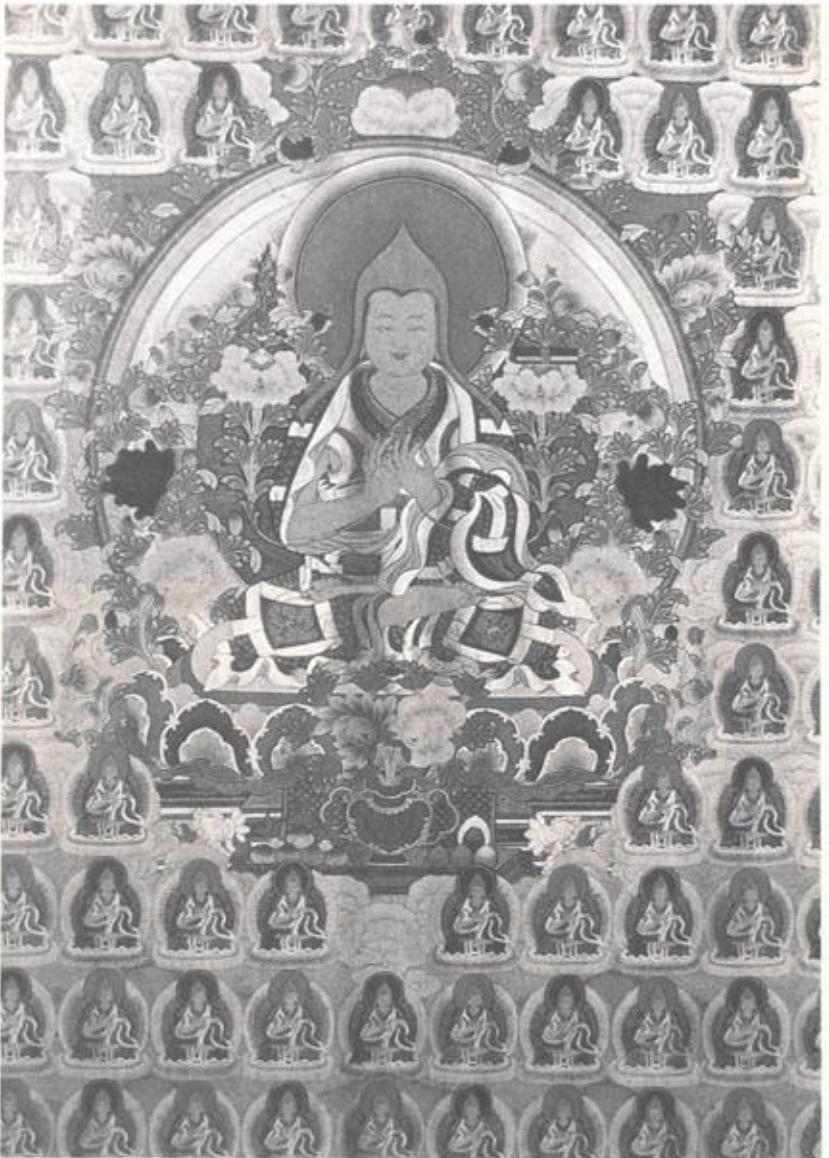
### 後傳佛教的推展

從前述佛教的逐漸復興（約十世紀末）到目前藏傳佛教為止，將近有一千年左右。其佛教發展有別於前弘期佛教。

前傳佛教是以王族為中心。佛教是在

（附圖一：佛學大師阿提沙）





(附圖二：宗喀巴大師)

阿提沙圓寂之後，其高徒仲敦巴等以其學說為基礎，針對舊傳密法以咒術者，別立一宗為「一切聖教皆資教誠」。稱為「噶當派」（噶為聖教，當為教誠）開了西藏佛學分派之先河。噶當派後來又發展出格魯派、迦爾居派、希解派和薩迦派（又分薩南派）。因此說到後傳佛教，就應對此西藏宗派加以介紹！

寧瑪派  
寧瑪即古舊之意。乃是後傳密教混合古派蓮華生大士以來的教義。是密教與棒教的混合體。所以不重戒律，專持咒語。以無上瑜珈為咒意。在十一到十二世紀時，西藏僧侶中有俗稱三索爾（索爾波且、索爾弓、濯浦巴）供奉蓮華生，戴紅帽，持密咒，此為寧瑪派又稱為紅教之由來！

此宗修行共分九乘，又分顯密二類。顯乘係以應身佛釋迦如來說，修持聲聞、緣覺、菩薩三乘。

密乘又分外道乘及內道乘。外道乘須由秘密灌頂的人修行。係報身佛大日如來、金剛薩埵所說共有修持、作密、修密、瑜珈密三乘。內道密則必須經過上師授予各部大灌頂的人始可修行。係法身佛普賢所說，共修行大瑜珈密、無比瑜珈密、無上瑜珈密三乘。

他們的保護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天高皇帝遠，老百姓與佛法似乎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王族所建立把持的寺院全為比丘（出家人）所居住。因此前傳佛教可以說是以比丘為中心的學術佛教，偏重教理戒律，且以顯教為主。

後傳佛教就不一樣了，它深入民間，



(附圖三：薩迦寺)

此宗派行持從俗，以爲觀念修法，即自然顯現淨智，契現空理而得解脫。

本派宗師在十三世紀曾得元朝皇帝封爲「拔希」（法師）之名號。到十六、七世紀才有比較規模的寺院！

**噶當派**——噶就是佛語、聖教之意，當就是教授、教戒。噶當意爲一切佛語（經、律、論）都是對僧衆修行全部過程的指導。阿提沙圓寂後，由弟子仲敦巴繼續修行。一〇五六年（宋嘉祐元年），仲敦巴建立熱振寺爲基本道場。逐漸形成噶當派。仲敦巴死後，其三大弟子分別傳法，因而形成了教典、教授、教戒三個支派。噶當派分佈甚廣，以後許多宗派皆受其影響。尤其到了十五世紀，宗喀巴依其教義創立了格魯派，因此也稱爲新噶當派。噶當派終於併入格魯派。

噶當派崇釋迦佛、觀音、綠度母、不動明王，如此四寶和經、律、論合稱噶當七寶。

噶當派——薩迦藏語意爲「白土」。

係因在白色土地建寺，取名薩迦寺。又因在圍牆上圖有象徵文殊的紅線，象徵觀音的白線，及象徵金剛手菩薩的黑線，故又稱爲花教。教主由昆氏家庭依血統、法統兩支繼承。（見附圖三）

薩迦弘揚顯密教法，不禁娶妻，但規定生子後不再接近女子。

薩迦弘揚顯密教法，不禁娶妻，但規

定生子後不再接近女子。  
薩迦五祖就是衰噶寧波（一〇九二—一一五八）索南孜摩（一一四二—一七八二）扎巴堅贊（一一四七—一二二六）薩班貢噶堅參（一一八二—一二五一）八思巴（一二三五—一二八〇）。其中尤以八思巴最被尊崇。被元朝皇帝封爲「大寶法王」位極尊榮。

**噶舉派**——藏語爲「口授傳承」，謂

由傳承金剛持佛親口所授密咒教義。又因該派僧侶穿白色僧衣，故俗稱「白教」。

噶舉派創派人係瑪爾巴（一〇一二十—〇九七），後傳米拉日巴（一〇四〇—一二三），再授達波拉結（一〇七九—一五三）。該派不重文字，重以證理通達大印的智慧。以苦修爲特色，並融合噶當派教義。同時此派亦是佛教各派中最早採用活佛轉世傳承制度。其後世有黑帽及紅帽兩大系統。與元代的政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明代黑帽系統活佛接受了大寶法王的封號。此是後話在此不表。

以上諸派或支派，皆因獨霸一方，自我標榜，山頭門戶頗深，互不相容。又因政、教糾纏，相互爭伐奪權。西藏佛教便在分派下無法統一。（待續）

# 戒律爲正法久住之基

■ 演培法師



佛教，發源於印度，流行於世界，而在亞洲流行教典，雖有南傳、北傳之異，要為南傳巴利文三藏、北傳梵文三藏。一般西方學者，接觸到南傳佛教，對巴利文三藏極為推崇，因未接觸由梵文傳入中國佛教，對北傳漢文三藏素無認識，既無了解亦鮮論及。

巴利文三藏，不僅流傳錫蘭（現在名斯里蘭卡），且傳到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等各佛教地區。巴利語三藏，自以巴利文編寫完成，已有英文、緬文、日文等譯本。二次大戰期間，中國依日譯「南傳大藏經」，譯出部份華文，且有部分出版，惜以法緣不具，未能全部譯出，中國佛教大德，咸認為最大憾事。

現在吳老擇居士，發心集合各種語文人才，全部將之譯成

華文，並得善妙和尚出資促成此舉，誠是中國佛教一大盛事！

過去中國佛法者，對巴利文三藏鮮有重視，現因西方學者，認為南傳三藏較漢譯三藏更為原始，亦即真正是屬根本佛教，為了解更原始之根本佛教，對巴利文三藏，也就極為重視。南傳大藏經亦如北傳大藏經，分經律論三藏。律藏計為五卷，現已譯出，即將出版，喜贅數言。

南傳律藏是屬銅錄部，近於漢譯法藏部四分律，較之過去漢譯各部律典：以組織言，可知律部成立過程；以內容言，可明釋尊依法攝僧，創立僧制實況。依法攝僧所制戒律，既是佛法初基，亦是入道要門，更是求解脫磐石，為佛子所應重視而不可忽略。遺教經云：「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戒為第一安穩功德住處」

。復云：「因依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三增上學次第應當如此。

真正發心學佛，爲斷煩惱而體悟真理，然此非無漏慧莫辦，而無漏慧之現前，須在一定基礎上，此即淨定，定雖爲獲得無漏慧殊勝方便，但要得到無動亂正定，須要嚴持淨戒，無戒定不可得，不特不能得定，在佛法上亦無由增進，是以佛陀再告誡弟子，學佛首當勤修戒行。

依法彌僧之旨，在於組織僧團，唯有僧團健全，正法始可久住。佛陀制戒，非爲約束比丘行爲，是防僧團受到污染，僧團如受污染，正法難以住世。爲佛弟子，果能如法守持淨戒，僧團固得清淨莊嚴，正法亦必得以久住，佛陀曾說：清淨和合僧存在，即是正法之存在。在和合僧團中，不特能實現個人自由，確實能使正法久住，不致如古聖人去法滅，所以佛特重視僧團，並將正法付託僧團。

以世法言，如現代實行民主國家，制定國家憲法，一切依憲而行，爲國家領導者，不論何時離開，繼起者依憲法領導國家，全體人民依法而行，一切秩序井然，不致人亡政息。當知吾佛依法攝僧，亦在維護僧團清淨，故佛滅無大師，一切依律而行，法輪如常推動，正法得以久住，是佛制律最大亦最後目的。因僧有律遵守，不致有意無意毀法亂紀，引起僧團動亂紛爭，僧衆自更安分健全。僧團爲正法久住要素，亦爲淨化僧衆身心而得解脫之大治洪爐。因而爲佛子者，不論在任何時空中，都應嚴格遵守戒律。

南傳銅鑄部律，當屬聲聞比丘律，但成一標準比丘，不如想像之易，我國古德透切了解，但是中國叢林，或住深山修持，難免墮土掘地，與佛所說「比丘不得墮土掘地」相違。因而

有問壽昌禪師：「佛制比丘不得掘地、損傷草木，今何耘種耘穗？」答云：「我輩只悟佛心，堪傳祖意，指示當機，今識心性耳，正法格之，僅稱剃髮居士，何敢當比丘名？」又問：「設有如法比丘，師何以視之？」答曰：「當敬如佛，待以師禮」。其餘古德尊重比丘，不敢自稱者甚多，證知做個如法比丘，戒行必極清淨。是以古今大德，其解行雖甚深，猶不以比丘自許，可見比丘是尊稱，對戒謹嚴自守，不敢違背佛制。

戒對身爲比丘，實在太過重要，如受具足戒者，是否如法比丘，全視持戒如何。摩訶僧祇律卷二十八說：「佛告諸比丘，不能自調伏而欲調伏他人者，無有是處；不能自調而欲調御他人者，無有是處；不能自度而欲度人者，無有是處；自未解脫欲解脫餘人者，無有是處。能持佛戒者，始能度眾生」。比丘雖不以度生爲主，但亦隨緣度生，特別是人間比丘，在接觸羣衆時，多爲略說法要。不論以何方式度生，首要本身清淨健全，否則難爲衆生信受。如比丘出外托鉢，威儀齊整，就得人羣信伏，爲衆宣說佛法，必得信衆接受，是則戒豈可忽視！

戒行乃令人返染成淨，趣證解脫爲本，此非唯口頭說說，而是需要如實奉行。經中有說：「末世諸比丘，多是無律儀，希欲求多聞，唯讚美尸羅，然不求尸羅」。又曰：「以讚戒活命，彼等無尸羅」。證知戒應如法奉持，唯有奉持淨戒，始成如法比丘。

漢譯本有各部律典，現復譯出巴利文銅鑄部律，學者對照彼此探究，當更了解戒之真義，從而如法守持，建立清淨僧團，使如來正法久住，此譯律功德，豈可限量？願重律者，各手一部，令僧倫不墮！

# 智慧的開啟與真理的體悟(一)

■陳 佾

學仁：

十二月十八日手書，與大作〈手歌〉，并《妙林》十三、四期等，都已經陸續拜讀。非常感謝你的推介和始終對我的器重，這教我愈要覺知從自己肺腑傾溢而出的詩篇，若不意藝完足，便有愧對大乘讀者之虞。

能在休假日整理詩心，從而把刪校了一年多的舊作定稿，那心懷的朗現，是何等的靈俐啊！但願你能常得此境。關於休假，一九八九年三百六十五日，我只得到九天，其中六天用來考試，三天用來養病；如果連加班、代班都算進去，我一年的工作天當不下四百日，生活真是折磨啊！然而它不但沒有把我磨垮，反而愈磨精神愈發顯得健旺。此間，我在討生活之餘，又老老實實的讀了幾部硬書（哲學、史學、藝術、傳播學都有），寫了約莫六十首的詩（發表總篇次則在一百九十上下），

回了兩百封以上的信，編了三期詩刊。唯一遺憾的是時間不夠用，以至限制了創作和深化學習的契機，同時影響到詩運的推展，減少了對社會的介入。而今年，我依舊要向前勇邁，一如十幾年來不悔的拼搏。所以，我認為，寫詩，只要尋常存心，必能當下造就，未審你有此體證否？

日前，菲律賓《龍》詩刊主編王勇兄來信，知我亦研習佛學，而欲與我交換心得。然而這條路，我雖走了十餘年，卻因每好綜源旁涉，以至駁雜太過，加諸思理常出諸別裁，恐有幻妄的閃失。是以我特別將你推薦給他，那天他給你寫信了，我衷心渴望你能竭誠的與他共參究，以便成就一段文字善緣。就像你已對黃射年先生所做的那樣，只是不知有否將貴刊十三期航寄到澳洲？設使猶未，祈刻日知會，就由我來寄，以免讓他牽掛了。牽掛亦是「無記」的「業」啊！那也是一種「障」。

今年初，輔大哲學系陳福濱教授，介紹我讀《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嚴北溟著）、《華嚴哲學》（方東美著）這兩本書。而在這些年裡，你深入了不少原典，我有心在未來逐一進窺，職是，特請你不吝提供書目，最好能同時告訴我該怎樣循序學習，方不至徒耗氣力。畢竟，我已不太可能再回學校去接受完整的教育，因而特別需要較系統化的指引。相信，你便是我的腳前明燈。

「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午馬大年初四，在欲雨的午後，我趨車過羣山環攬的深坑，再由石碇入山，後在平溪停駐久久，轉來時寫了一首意興瀟灑的即景詩，自己看了還算歡喜，茲隨函附上。即頌

春聲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在芳川松之居 明興 白

明興兄雅鑒：

收到來鴻之日，正值寒冬後難得一見的晴天，彷彿無垠的希望瀰漫在萬里無雲的穹蒼。此刻我常深刻體會如此亮麗暖和的二月天，在百年如一瞬的生命中又能遇到幾回呢？在埋首於文學創作及研讀佛典之餘，我是不會輕易錯失這份無私且深難得的因緣哩！只有活在不染不垢的心境裡，生命的當下都是值得我們去珍惜而倍加贊歎的！

透過鋁門窗，一任視線在層層的現代建築物中游移，在光的智慧與熱的慈悲中，無以言喻的美常讓我感動良久，是如此的寧靜悠遠。那份美的心境彷彿單純（從煩惱的塵垢中淨化而得）得隨時都可以去領受。遺憾的是現代人在萬相的虛幻中追逐（攀緣外境滿足一己貪欲），無形中把自性的寶藏——光明的心性，給忙丢了或迷失了（是迷而實未失），以致不能自作明燈（智慧），困於迷惑而造作更多苦業；小至個人身心不平

衡而病痛叢生，大至社會治安的混亂及國家政局的不穩定。說穿了，一切禍亂的根源無非肇端於人心的貪愛與無明。佛陀說法四十五年，重點即在於克制「心」的邪妄、計執、分別等種種心魔。故佛教講「生死事大」，其實「心」的調伏才是事大。奇怪的是，如此簡易的道理，有的人在修證上摸索了一大圈才繞回正途，有的終其一生盡往心外修善種福田（有相的祈求），是而布施、唸經與求相命、看風水又有什麼區別呢？其間的差別就在於智慧的深淺有無了，所以佛教最終極的目標即在於無漏智慧的解脫。

透過「無我、苦、無常」的基本教理來觀察，唯有從實踐中去體悟世間的緣起生滅，身心造作無明的苦業才有可能獲得解放；從念念變遷的世界中得到安身立命的皈依。在剎那生滅無所謂實體的世界中（包括靈魂亦無自性常存），一切知識的傳授如果僅止於理解而不深入體證，那麼即使學富五車與文盲又有何不同呢？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中，只有實踐佛法才能汲取智慧，轉識成智（修證），成為普渡衆生的人天導師。古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得。」正說明了為學與修證之明師，世上難遇啊！近年來，歐美、日本在佛學研究上，成績斐然可觀；而在佛法的修行上，卻付之闕如。反觀台灣佛教界似乎也跟著一頭栽進佛學研究上，未能注重解行並重的佛法人才之培育，沒有人師作明燈，徒然在佛學研究上製造更多的見思惑，實在是本末倒置了。所以佛法（非一般佛學者）人才之培育，實是當前刻不容緩之急務啊！

兄早年之於詩創作的矢志不渝，弟甚為動容，是而亦不敢荒廢心中的詩苗。誠然，作者若意欲力求詩藝之完美，在有心追求藝術展現之餘，相對地是否易於忽略了無形無相的平常

心？至道無難，唯平常心而已！此語人人盡知，然體悟之境界卻有深淺不同耳！從兄之信中所言，約略可知兄之平常心確是不同凡響。例如在討生活之餘，一年的工作天不下四百日，生活雖是折磨，然而藉著它，反而愈發磨練了健旺的精神，今年也是，一如十幾年來不悔的拚搏。因此，兄之從事於新詩之創作，想必能注意文學時代演變的發展，確切掌握住文學潮流的歸趣，於錯綜複雜、矛盾對立的時代中，不時自我檢省並調整創作的理念，這份非凡前瞻性是需要別具慧眼者，乃有以致之。至於詩藝之執著而不悔（非盲目的），確實是需要相當的勇氣與承擔啊！他曰兄若能深悟佛教的「中道」（非儒家中庸的斟酌，損益）精神從事，想必在拿起與放下之間，必能有一番進境的體會。盼兄能在「人生不滿百」的歲月中，精益求精，由博而約，量力而為，方不致有蹉跎光陰之感。唯有確切落實於「聞、思、修」的實踐工夫上，精進於佛法大道，對自己對社會對國家，乃至娑婆世界的衆生，無論回饋多少，當如明月映照千江，功德殊勝無彊了。

寫詩，無非是落實創作理念於實踐的一種藝術，也是我實現的一種型式。由知的層面移轉至行的層面，當不致流於空談理論。任何型態的藝術創作，其可貴處，即在於從實踐的過程中，掌握自我的真實意義與價值感。弟之於真理的體悟尤迫切於對宗教信仰的熱衷，並於藝術的創作上更注意其自然意境的展現，只有從真實的生活中去體驗點滴的智慧，企圖給自己開拓一道永不枯竭的思想活泉，而不是一堆文字架構成的思想空間。有了這一層的體認，弟於佛法上不得不試圖溯本尋源，從頭研習南傳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欲從原始佛教的精神回歸歷史上的佛陀，確實了解佛陀住世時如何以其圓融無礙的

教理來實踐開悟。站在這個原則上，我不得不設法排除大乘經典充斥神話色彩及過於牽就中國格義式的倫理思想。否則，我們所知道所了解的永遠是中國佛教的佛陀，而不是曾經真真實實地活在印度佛教的佛陀。如果不能以史學的精神去分析了解，根本無法直探佛陀的真正思想。在南傳巴利三藏尚未譯出之前，佛學界一致公認只有《雜阿含經》最切近世尊本懷（然其內容亦有新層與古層之分），捨此實無他途。佛陀入滅後，僧寶於戒律持守不易，而佛法慧命的護持，實已至存亡絕續的關頭。處此見濁命濁等污穢不堪的時代，「四依」與「八正道」中的「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不了義」及「正思惟」等，更應徹底落實於生活的修行上，蓋此為獲正知正見的不二法門，也是身為佛弟子修證佛法的基本態度。佛教的本質是智信的，若從「八正道」的正信、正語及正精進來看，可以說是一種實踐的信仰宗教；若以佛陀最初說法的「四聖諦」的緣起無我及「八正道」的正見、正思惟來看，確實兼具智慧的科學精神。由於佛教的本質不同於其他宗教，故一般信眾往往不易一窺佛法的真貌，以致誤解了如來之真實義。中國佛教的衰微不振，可謂其來有自！弟學佛年淺，所得者僅是當下之體驗而已！於諸經典談不上涉獵，較單純的大概不願受縛於中國固有傳統思想的包袱罷了，若有欲與我共參究者，弟所知者恐不能如其所願。

射年兄那裡弟已處理，勿念！前次去函介紹的幾本佛書，願兄精進於佛法大道，自作明燈，是則甚喜甚幸！祝  
道安

弟陳 俊淨書  
二、六、庚午

## 〈蘭若書箋〉

# 肩挑如來家業邁向佛法大道(2)

■陳 佾

陳 佾居士：

大函收悉。在美國搜集日本佛教資料到底不如在日本容易，我眼前找不到佛教漫畫資料。在日本，「漫畫文化」幾乎跟文字印刷物並駕齊驅，我想其中不乏佛教漫畫的優良作品，吳老擇居士一定很清楚，但要耐心找尋。

我出國多年，不知台灣近來有多少佛教雜誌，我只在不久前開始動筆寫佛教文章，限於生活佛教，學術佛教非我所長，讓另外的人去寫。我會偶而在《獅子吼》刊載學術性譯作，另外在佛光山《覺世》雜誌刊載，接受該社社長劉彷之邀才寫。所以，我不知道還有哪些雜誌適合刊登生活佛教的文章？目前，我手上尚有數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因為貴社一時也刊載不完，如果我的工作環境不改變，有餘閒寫作時，我很想在這方面下

工夫，平時接觸許多高僧大德和中外的佛學家，所見所聞值得寫下來，我想累積到十萬字左右，可否煩你代我接洽出版社出版成書呢？這樣的標題與內容應該有助於引人學佛才對。

傳統的佛教雜誌，不論題目和內容，都很難使非佛教徒一閱，若有許多內容像《妙林》第10期企業家的宗教，那麼，連非佛教徒也會看。據我所知，有些佛教雜誌少有創作，多半抄錄，引經據典的字句太多，自然缺乏「人情味」，只有充滿「書味」，適合研究者，而不適合傳教。我建議貴社的傳教（大眾化、現代化、生活化）文章比率稍為增多一些，接近報紙性質最好。

另外，恐怕得有耐心「培養」或「發掘」一批佛教文學作家，也是《妙林》的責任，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能專靠重量級作家，也是《妙林》的責任，江山代有才人出，不能專靠重量級作

家，起初寫不好，但會愈寫愈好。重量級也是從初級開始，不必氣餒，不必灰心，不做不如做，不做完全無望，做才有一線希望。祝淨安

劉秋如居士雅鑒：

劉秋如 合十、1、27  
(寄自美國蒙特婁)

大函已拜閱，信中居士對弘揚佛法大眾化之深切悲願，除了感動更有感於居士所言甚是，深深感慨佛法正見弘揚之不易。尤其是處今功利與權勢飆漲的社會，更感佛教悲智無我的精神教育，於人心之淨化啓迪，實在是一件刻不容緩的急務！也是當今社會治安的惡化與國家政局不穩定的一劑最佳良方。在暴力與邪惡充斥之際，佛法的弘揚益形重要且迫切，唯有加速紮根佛教各層面的文化工作，與時並進，佛教的智慧才能成為五濁惡世的明燈。我深切地了解，佛法的弘揚是條漫長而又艱辛的路途，可謂任重而道遠。

近年來，台灣佛教界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創刊發行。目前最保守估計也有八十餘種（尚不包括無登記有案的），其成長速度不可謂不驚人，其間良莠不齊的現象實令人堪憂！其普遍存在的通病之一，正如居士信中所言：

有些佛教雜誌少有創作，多半抄錄，引經據典的字句太多，自然缺乏「人情味」，只有充滿「書味」，適合研究而不適合傳教……

此語頗堪玩味再三，值得各刊物主編做為改進參考。其實，辦一份有水準的佛教刊物，其所受先天上的限制，自較其他類型的刊物來得大。一般而言，宗教性的刊物，其性質往往非

以營利為主，故其在經營上自較不易生存延續，此可從一些刊物的斷斷續續刊行，甚至面臨停刊的命運看出，確實到了「殘存苟活」的地步。由於經費的不足，只有因陋就簡，印刷品質自然低落，以致「粗製濫造」成爲傳統佛教雜誌最常見的現象。到目前為止，此現象似已略顯改善。至於稿源，常是主編最感頭痛的問題。有時爲編輯一本像樣的雜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東拼西湊，不管刊登的作品是否爲創作或抄錄，更遑論是不是適合傳教了。佛法的智慧已夠深奧了，實在不需要再抄錄或引經據典的文字。現代人有現代人的需求與品味，如何將原本佛典艱澀難解的文字轉化爲現代人的口語習慣，俾適合方便閱讀。再者，寫作者應該注意融化佛法智慧於現代人的生活中，如此才能產生親切的受用。否則，「書味」濃厚的文章，內容再好也等於廢物，只有少數專家才會視之若寶。要改善此項缺失就必須努力去培養一批佛教文學作家，既要有佛法的正知見，又兼具有文學創作的底子，這類人才著實難覓。然而奇怪的是各佛教刊物主辦者，既苦於稿源不易得，卻不願透過各種管道去培植或發掘新人作品，反而刊載的盡是誦經唸佛一類的法會，不然刊登的就是無關緊要的訪問，整個刊物就像新聞報導的綜合體，使有心欲從生活化的文章中獲得佛法知見者，無異是久旱渴望甘霖；而於佛教刊物本身不但喪失了教育的功能，反而使佛教文化素質益形墮落。這樣的環境，我們又如何去奢求佛教文學的發展呢？究其根柢，主事者的急功近利，不重視人才，當然只有讓佛教文學作家任其凋零了。重量級的作家如林清玄、簡媣等人，不一定能深入社會各階層，使佛法更為普及化，蓋其讀者羣仍屬有限。必須不斷培植出身各階層不同類型的佛教文學人才，才能擴大弘揚佛學的影響面，這

是需要有非凡的前瞻。因此《妙林》雖是一份不起眼的刊物，然亦願盡探棉薄之力，竭力刊登最有「人情味」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堅持如居士所言「不作完全無望，做才有一線希望」。

台灣的漫畫大都取材自國外，漫畫文化素質本就低劣不堪，與素有「漫畫王國」之稱的日本，實有天壤之別。國內有關佛教漫畫故事，論內容與印刷品質的精緻，可謂絕無僅有。一般市面上所見者大都是庸俗不堪的漫畫作品，實在很難想像國內佛教漫畫是如此貧乏。目前吳老擇主任已找到一本日本佛教漫畫書，線條優美流暢並兼佛教正知正見的教育功能。妙林自15期起翻譯連載，相信對國內一向粗製濫造的漫畫，可給予一新耳目之感。

對於居士發心譯書以弘揚佛法的創舉，深感功德殊勝，實在令人隨喜讚歎！尤其在譯書之餘，更能執筆創作生活佛教的文章，以實踐一己弘揚佛法的理想宗旨——大眾化、現代化、生活化，更是令人感佩，吾人深信類似劉居士之奉獻佛教於法施的精神，應大有人在，其用心之勤想必終有開花結果之日。有關出書一事，我會代為治詢，勿念！另外隨函附寄一份國內佛教雜誌刊物編輯部地址，有關生活方面的文章也許它們需要，不妨投投看。應該不會有任何問題才對。

三月的初春，彷彿是寒冬過後的暖陽，慈悲地照在風塵的大地。一望無際的綠意，是滿眼的希望，生活的美麗全視靈明的心眼，萬緣放下，才能承擔一切，邁向亮麗的未來。願居士早日完成弘法大業，謹此即祝

## 心靈的邀宴

在您學佛禮佛的過程中，是否常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法喜？而這份無以言喻的法樂，是否常囿於一己語言傳達能力之有限而無緣與同修分享？儘管文字不能全然開示些許什麼，然而它卻是佛弟子心靈抒發中，仍是探求般若智慧不可或缺的利器。我們歡迎各類型式的文稿，藝術也罷，道德也罷，只要言之有物，言情言志，又何必文以載道？舉凡學術性佛學的究竟，落實於現實生活，以平實的學識，為人類提出任何可能的思想出路；曼妙的詩歌，或吟或詠，貴感悟不貴解析，是心靈超現實的昇華；散文或雜記，是生活心靈的記錄，是精神世界無聲的旁白；而小說（極短篇，約三千字內）更是世界歷史的縮影，出人意表的情節，最是令人低迴不已！

就從現在開始吧！請不要錯過這份難得的因緣，也許您是個創作的生手，但未來的際遇，也許您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收穫。在此，妙林雜誌提供了多元化的創作園地，盼能每期增加文學心靈創作的園地，謹此謁誠歡迎您共同提筆耕耘。

來稿請自留底稿（寄影印稿亦可），恕不退稿，俾利編輯作業；本刊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刊登之稿件，一律稿酬從優。請勿一稿二投，欲轉載者請來電告知即可。來稿請寄：

台北市松山區10597寶清街18之1號2樓妙林雜誌編輯部收。

文安

陳 俊合十、庚午年  
三、八千妙林精舍

## 四、原始佛教研究之方法

(承上期原始佛教研究之方法)

然而即使得到最古老的資料，也不能看成是世尊直接的語言。如果依照語言學者之研究，世尊所用的語言是摩竭陀語。有關巴利語的起源，有種種說法，但以西方的起源說最為有力。如果是這樣，那麼釋尊的說法，應有一段時期是從摩竭陀語。

## 原始佛教的定義問題

■平川彰 著  
■吳老擇 譯

至巴利語，有直接或間接的轉換移動，其間如何發生變化就不得而知了。如果作這樣的考慮，取出巴利經典的古層語言，把它看成「佛陀的語言」是很困難的。

前田惠學博士所主張原始佛教的古層與新層，無法明瞭其具體所指為何。但分為古伽陀的佛教（為古層）和散文部份的佛教（為新層），也是一種嘗試吧。然而散文部份也含有古層的佛教，這是古層與新層的一般分法。總之，那樣的分法，

只是古伽陀有成立怎樣的佛教，實際上做做看也是一種方法。但伽陀不適於將教理作理論的說明，所以伽陀很少有關於教理方面的資料，唯有片斷的資料出現而已。然而伽陀是實踐的德目，尤其有關於戒律或煩惱的教說居多。因此只有整理伽陀以敍述教理，是不容易的。所以重視伽陀的中村博士，以新的資料來補助解說伽陀的資料。此散文部份想必也含有古舊的梗概要領之核心，應是理所當然的吧！

再從散文的部份，選出新古層是很重要的。但在新古層之間，也有斷絕的時候，有時很難發現其斷絕。所以想從緣起說檢討看看。

緣起說有新古層，在和辻博士之名著『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裏，有很明白的提示。即是五支、六支、七支、九支、十支、十二支，也有不明確的幾個不成爲支的緣起，從阿含經中取出，正表示其發展的階段。但和辻博士在說明緣起說時，是依九支、十支、十二支緣起而說明。而且九支緣起是十支緣起的變形，可說是依賴十支緣起與十二支緣起。換言之，表示若不成十支緣起，則不足以說明緣起說。在依據新層不若依據古層的立場，如果說明五支、六支等緣起支之緣起，如含有充分之意義，則依這些古層，來解釋說明緣起之「古意」是當然的。有古層與新層，有教理發展的階段，是否意味緣起有古意和新意之意義在？或謂不管古層緣起或新層緣起，其意義是相同的，沒有別的意義。若是屬於前者，應該明白五支、六支緣起是「緣起的古意」，若屬於後者，不管五支、六支緣起說都好，十支、十二支緣起說都是「同樣的緣起說」。

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五支、六支等之緣起說，是不完全的緣起說，這不能表示緣起的意趣。至少不成「九支緣起」，

即不可能表示緣起的意趣。因此和辻博士要說明緣起，只有以九支緣起等為線索。

九支緣起即從老死、生開始，而終止於名色、識。以老死始而止於識者，是緣起說最起碼的條件。若欠缺任何一個條件，則不能明示緣起之義。至識而止，是識、名色之互相依存關係，以為總結。再來是從老死、生開始者，緣起之趣向，意義是解決人生苦的問題。減少了人生之苦，就失去了緣起的意義。單純是「依存關係」，應不是「緣起」的意義。但苦的解決不是緣起的目的，也有可能認為相依關係才是緣起的本質。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之定型句，也可看成是表示緣起的本質。說依緣生法之教說，在經集亦相當多。然而和辻博士於「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之緣起說的研究，對此定型句，看不出有什麼值得去研究。大概和辻博士對此定型句，表明不承認緣起說的本質。而在龍樹的「中論」，認為依緣起法才有生起的可能，從空的立場看，才能看見「相依性」是緣起的本質。故就此立場而言，更可以看出阿含經有緣起說的原意吧。但站在佛陀的立場，主要是在解決人生之苦吧！四諦說也有此表示。所以在阿含經中看成苦的解決，才是緣起說的主要目的，應較為妥當吧！

九支、十支緣起、至識而止，但不能充分表示解決人生之苦。因此才加上無明說十二支緣起。到無明，緣起說才完成。從順觀之外，想到逆觀就可以明白。從無明滅而言一切苦滅，是逆觀的意趣。若無無明，逆觀即不能成立。所以至十二緣起，緣起說才算完成。若嚴密地說，差不多可說十二緣起以外的緣起不是緣起說。至少五支緣起、六支緣起等稱為緣起說，是頗令人置疑的。然而所謂緣起說到底表現什麼，仔細想一想即不難明白。在此如果有決定性的重大思想表現，那麼「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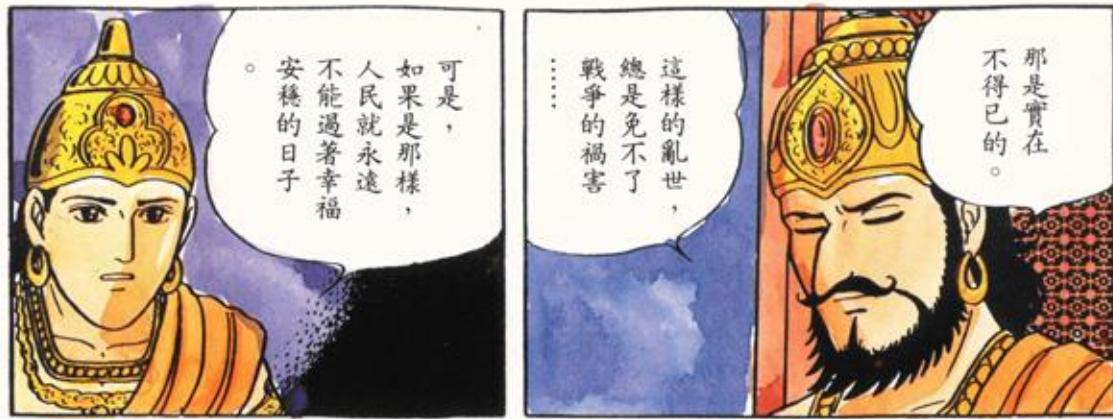
古層」的名稱就有價值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總之，在阿含經的緣起說中，十支緣起或十二支緣起，是不得迴避緣起說之說明。除此以外，簡單的緣起說是不說明的。若事實如此，所謂「理解緣起」，承認緣起說的發展階段，以確立其古層，就沒有任何的意義。這對理解緣起，沒有多大助益。若緣起說的核心是在「相依」，就是簡單的緣起說，就某種程度上言，理解緣起是有益的。對於阿含經的緣起說，應不是以探究相依為中心任務吧。從此方向看緣起說是沒有發展的。此事在阿含、十二緣起中，被看成是最重要最需要明白的。相依之事，不過應看成是緣起思想之一瞬間而已。

誠然，若依上述之理解，關於緣起說、十二緣起，是很重要的，此為阿含經中廣說於散文部份。並非特別指阿含經為古層之說，因阿含經的散文部份即為「全體」資料。但這些事情，不單指緣起才說的。五蘊說或六入說，四諦、八正道，或是廣到三十七道品也是同樣事情。就在阿含經中不是只有古層的才是原始佛教的資料，因為新層的也含有此成份，也可看成是原始佛教的資料。當然這種事情，不是在此可以下結論。依據律藏的研究成果，在此關連上，檢討阿含經再提出結論，雖然在此不應該說要指摘這樣的論點。總之，對阿含經之研究，可藉各種方法，而不是認為現在已研究完了，因研究還未完成，我們必須依靠種種方法，來接近阿含經。

## 結語

這次，國際佛教徒協會原始佛教之研究中心，發行「佛教研究年報」是很可喜的事，因有此發表機關的成立，願我國能興盛原始佛教的研究，盼望青年學者努力奮起！（全文畢）



感嘆人的  
衰老……



受到病痛折磨  
的病人……



許多人對死亡  
感到悲傷  
和害怕。



恐怕也不能  
解除老病死  
的苦痛吧？

所以，即使能夠  
建造一個沒有戰爭  
的世界……





我要斷除  
這種註定  
的命運！



# 四諦說之種種相與法觀(一)

■吳老擇 譯  
■平川彰 著

## 一、問題之所在

原始佛教之教理，最重要的是緣起說和四諦說。緣起說是成道內觀法所示現的，四諦法是為最初之說法。以此為線索看，可知兩者在原始佛教中被視為最重要的。然而緣起說，有很異說。例如從經集中所說的非常簡單的「緣」之思想，乃至緣起支所組織的教說，五支緣起、七支緣起、九支緣起、十支緣起、十二支緣起等。此緣起支亦有其發展的階段。對此，在四諦法中，不像緣起法可看出在教理上有極度的發展。在這一

點上，緣起和四諦，雖同樣為原始佛教之重要的教理，其存在的角度卻有很大的不同。

其次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關於四諦說的特徵，是聽聞了四諦教就得「法眼」(dhammacakkhu)。但在「轉法輪經」中，聞說四諦法的橘陳如，說：「凡是集法(samudaya-dhamma)的，就是滅法(nirodhā-dhamma)，而生起遠塵離垢之法眼(virajamvitamalam dhamma-cakkhum)。」此「凡是集法的，就是滅法之遠塵離垢的法眼。」主要是在聽聞四諦說之時所得到的。所謂「得法眼」，表示在此之前還沒有法眼，此四諦教表示能使聞者生法眼之力。換言之，不知此「法」是

什麼的人，也能夠理解四諦教。於是其結果，法是什麼？這是可知的意義。

從上面所述，四諦說即有佛教入門之教法的意義。對於不知佛教是什麼的人，聞到四諦教也夠能有所理解。而且依理解此四諦，而得悟法。佛陀為在家者說法時，最初說施論、戒論、生天論等。潛藏於欲，而說其過患和出離的功德，以柔和聽者的內心，使其純淨，準備有意接受佛陀所教的心態。所以說四諦教是諸佛最勝之說法

(buddhaman samukkamsikādhammadesana)然此四諦說，被視為入門之教，但並非以此教說是「淺」教的意思。

總之四諦說的問題，很少有教理變化的發展，及依此教而悟入「法」。雖然說很少有變化，但四諦說也有若干的教理變化。所以從所謂得「法眼」之時的「法」，是指什麼？來作為問題研究。更進一步，所謂「佛教入門」之意義的四諦說，持有原始佛教的位置，也作為問題研究，茲以上述三點為中心，來考察四諦說。

## 二、最初說法的四諦說

有關四諦說，有二、三種不同之類型，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初說法」的四諦說。此四諦說的代表，是佛陀最初以此在鹿野苑對五比丘說的。茲於此敘述一下：

「諸比丘！苦聖諦 (dukkham ariyasaccam) 實際如次：〔即〕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也。怨憎會是苦，愛別離是苦，欲求不得是苦，略說之五蘊是苦也。」

諸比丘！苦集聖諦 (dukkhasamudayam ariyasaccam) 實際如次：〔即〕造成後有，與貪俱行，而隨處歡喜渴愛

(tanha)，即欲愛、有愛、無有愛也。

諸比丘！苦滅聖諦 (dukkhanirodham ariyasaccam) 實際如次：以此渴愛無餘而離貪、滅、捨棄、放棄、解脫、無執著 (analaya)。

諸比丘！導苦滅之道聖諦 (dukkhanirodhagamini patipada ariyasaccam) 實際如次：〔即〕八聖道，謂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

諸比丘！如是苦聖諦，此未曾聞之法，於我眼生、智生、慧生、明 (vijja) 生，光明生。諸比丘！應遍知此苦聖諦，於我……乃至……已遍知。諸比丘！此未曾聞之法，於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也。

諸比丘！如是苦集聖諦，於我……光明生也。諸比丘！實應如此斷苦集聖諦，於我……乃至……已斷，諸比丘！於我……光明生也。

諸比丘！如是苦滅聖諦，於我……光明生也。諸比丘！實應現證此苦滅聖諦，於我……乃至……已現證，諸比丘！於我……光明生也。

諸比丘！此導苦滅之道聖諦，於我……光明生。諸比丘！實應修習此導苦滅之道聖諦，於我……乃至……已修習，諸比丘！於我……光明生也。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如是三轉十二行相 (tiparivattam dvadasakaram) 以如實知見，未悉清淨之間。諸比丘！於天、魔、梵天之世界，沙門、婆羅門、人、天之眾生界，不稱為現等覺無上正等覺。

諸比丘！然我於此四聖諦，如是三轉十二行相，以如實知見，已悉清淨故，諸比丘！我於天、魔、梵天之世界、沙

門、婆羅門、人、天之眾生界，稱為現等覺無上正等覺。

我又生次之見、智、[即]我心解脫(cetovimutti)不動也。

此是我最後之生，不更受後有。

世尊如是說時，五比丘歡喜，而信受世尊之所說。又世尊解說此教「法」時，具毒惱陳如，「凡集法者，悉皆有滅之法」而生遠塵離垢之法眼。

以上是從巴利律藏初轉法輪之教說中，取出四諦說的部分。佛陀於最初說法名為「轉法輪經」，水野弘元博士於《佛教研究》的創刊號中，網羅了轉法輪經的資料，集為五類二三種，以此分為八類而作比較研究。其結論是四分、五分等律藏所含的「轉法輪經」，是古形的。所以在此可以水野博士的研究為基礎來進行此研究。在巴利律藏的最初說法，於四諦說前有「苦樂中道、八聖道」之教說，於此因八聖道的一一被列舉，在說明四諦時提出苦滅道聖諦之內容，卻省略了八聖道之中間部分。再者，巴利律藏的最初說法，在四諦說之後，有「五蘊無我說」，有部系統的最初說法，即欠缺此「五蘊無我說」及最初說之「離二邊中道說」。即在北傳的《雜阿含經》卷一五，義淨譯「三轉法輪經」、「十誦律」卷六。《根本有部律雜事》卷一九等所含的「轉法輪經」，只有四諦說，却欠缺離二邊中道說及五蘊無我說，而且中間四諦說的說相亦和其他不同。但《根本有部律破僧事》卷六之「最初說法」，即齊全有中道、四諦說、五蘊無我說。還有「僧一阿含」卷一四之轉法輪經，也欠缺中道和五蘊無我說。

然而這些以外的資料，如巴利律藏「相應部」之「如來所說」，「四分律」卷三二、「五分律」卷一五等佛傳中所含的最初說法……「佛本行集經」卷三四、「方廣大莊嚴經」卷一一、「過去

現在因果經」卷三、「眾許摩訶帝經」卷七等之最初說法，皆齊全中道說、四諦說、五蘊無我說。因此，學者認為「最初說法」含有「離二邊中道說」是古形的。佛陀最初對「五比丘」說教，主要是因為他們是苦行者，一致認定苦行是最好的修行方法。於是，為打破他們的迷信，必須先說中道法，使他們領悟專心於苦行，和世俗人耽溺於欲樂，同樣是「卑劣行」，所以才有此詳細的說法。把它集結起來，就成為離苦樂二邊的中道（八聖）法。且四諦說內容的道諦，也說八聖道，雖然有些重複的感覺，但兩者都是實踐，無論是解說兩者，事實上是一樣的。

因此宇井博士看最初說法，是說「中道八聖道」為主。但四諦法是比較簡單的教理，所以佛陀從佛陀伽耶開悟，往五比丘住處的鹿野苑，為教化五比丘所想的內容，認為四諦法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從佛陀伽耶至鹿野苑，直線距離有二百多公里，在道路不便的古代，要到達此地必須有相當的時日。又遇到五比丘，他們專心於苦行，如果佛陀有勸告，想必不會那麼簡單就放棄苦行的。所以要使他們接受離二邊的中道思想，必須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吧！所以佛陀在此間，從自己所證悟的內容、組織而說教的形式，成立四諦說的綱領是很有道理的。但佛陀對五比丘說什麼法，若以追求於現在的阿含經中，其結論是，說離二邊之中道及四諦法，應是很穩當的。

但上面所述的四諦法，並不能斷言如此為最初說法的內容。由以上所述的諸資料作互相比較，四諦法和在「三轉十二行相」所說是相同的。所以這些事情，從古代就已確定了。最初之說法，不能斷言確實如此，但四諦法的證悟，以「三階段」的顯示，來瞭解佛陀證悟的過程是很重要的。（待續）



# 寒山寺詩話

■田哲益

五、「封橋」、「楓橋」

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自張繼題詩，四方遊士，無不知有寒山寺。楓橋唐以前皆作「封橋」，張氏可能因江邊有楓樹，而楓橋的名字太美，而把它掉包了。由王郇公（王珪）書張繼詩刻石作「楓」字，世因相沿作「楓」。知府吳潛至寺，賦詩：「借問封橋橋畔人。」左右言現作「楓」，潛不肯改。按「封橋寺」藏經甚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四字。

父中山先生在此就任臨時大總統。這裡原是明朝的「漢王府」。明成祖三子第二子高煦封漢王，因此王府的西花園名為「煦園」，內有一座蘇州寒山寺中的「楓橋夜泊」詩碑。這座詩碑的來歷：光緒三十二年，河南巡撫陳夔龍調任江蘇，見唐朝古利，竟致荒廢，因而捐俸修葺，請當時僑寓蘇州的曲園老人俞樾，寫下唐朝詩人張繼所作的那首「楓橋夜泊」詩，刻碑豎於寺中。但是寒山寺的碑石，怎會移到元首「正銜」的國民政府中，真是不可思議；此外黨國元老張繼另豎了一方楓橋夜泊詩碑在寒山寺，以今之張繼寫昔之張繼之詩，當時曾傳為佳話。但曲園之碑既在，張繼以何原因補書，便成疑問。

原來「楓橋夜泊」詩碑，寒山寺照樣亦有一座，高揚先生於七十八年四月間旅訪南京、北平。光緒丙午筱石中丞陳夔龍，即屬俞樾補書刻石「楓橋夜泊」詩碑者，即其曾祖姑丈，所以高先生對這座詩碑的來歷，從小即有所聞。高先生於七十八年六月五日聯合報發表「楓橋夜泊——詩碑之謎」一文，茲錄

## 六、楓橋夜泊——詩碑之謎

南京的國民政府，也就是總統府，在清朝光緒是兩江總督衙門，後來成為洪秀全的「天王府」，曾國藩仍為督署，國

高揚先生與管理煦園的一位王孝椿先生的來信錄在下面：

天王府的西花園「楓橋夜泊」詩碑，原碑本在蘇州寒山

寺，抗戰期間，蘇州淪陷時，為日軍劫走，原碑現在日本。勝利後，仍留日本，未還我國，因日人對此詩碑極為欣賞之故。後日本將拓本送來，重刻，一存寒山寺，

一存西花園。重刻的二碑，又說是日本刻的，我看不是。西花園的一塊，文革期間，因造反派據此，當時將碑埋在地下，粉碎「四人幫」後，才掘出復原。

不過，高先生的看法，則以為二碑應該是日本刻好送來的，他說：因為正面「月落烏啼」正文，刻得很深，而在日本所看到的石碑石柱，字跡都是如此，而俞陳兩題識，則為淺刻，與中國的碑刻相同。

楓橋夜泊詩碑之謎，仍然未解，就是原碑的下落，到底在日本何處？

## 七、「江村漁火」、「江楓漁火」

曲園老人所書「楓橋夜泊」詩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下題：「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歲久漫漶，光緒丙午，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數楹，屬余補書刻石。」署名「俞

樾」。

背陰另有曲園一跋，錄全文如下：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膾炙人口，惟次句「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宋人舊藉可寶也，此詩王郇公曾以刻石，今不可見。明文待詔所書，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屬

余補書，姑從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沒也。因此一詩附刻，以告觀者：

郇公舊墨久無存，待詔殘碑不可捫，幸有中吳紀聞石，千金一字是江村。俞樾。

碑之左側，有陳中丞的一篇題識，照錄如下：

張懿孫此傳，傳世頗有異同，題中楓橋舊誤作封橋，「吳邵園經續記」，已據王郇公所書訂正。詩中漁火或誤作漁父，雍正間輯「全唐詩」所據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則亦不以作「父」者為定本也。中吳紀聞載此詩作「江村漁火」，宋本舊籍，足可依據，曲園太史作詩以證明之；今而後，此詩定矣。光緒丙午，余移撫三吳。偶過此寺，嘆其荒廢，少為修治，因刻張詩，並刻曲園詩，以質世之讀此詩者。貴陽陳夔龍。

楓橋頽有兩座有名的橋，較小的叫楓橋，相隔不過數丈，是一座比較高大一點的江村橋。俞陳兩位都以「江村漁火」為是。其實就詩論詩，「江楓漁火」遠勝「江村漁火」。而且「江楓」亦非不典，唐人常用。劉長卿詩：「寂寥江亭下，江楓秋氣斑。」劉禹錫詩：「若問駢人何處所，門臨寒水落江楓。」可徵。江上有漁人的燈火，照見岸上的楓樹，火紅相映，神韻飄逸，若用「江村」，毫無意味，只是堆砌名詞而已。

## 八、寒山寺的古鐘

臨陽永叔詩話曰：「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

石林詩話曰：「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

鐘。」（卷中）

王觀國學林曰：「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鐘鳴為限。丘仲孚，吳興人，則夜半鐘乃吳中舊事也。」（卷八）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詩眼曰：「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夜半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文忠偶不考耳。」（卷三十三）後集又引復齋漫錄曰：「遜齋聞覽云：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夜分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夜半隔山鐘。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夜半，遂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之。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愁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卷十五）

其實，唐詩中言半夜鐘甚多，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疏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嘗聞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張繼早年過姑蘇，夜泊楓橋，吟成七絕，情調蒼涼，韻味悠長，蘊涵著空靈境界，而傳誦千古。晚年，再過姑蘇，又成「再泊楓橋」一詩：「白髮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鳥啼月落寒山寺，欸欸仍聞半夜鐘。」更證明了寒山寺半夜鐘為不誤。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歐公疑所不當疑，蓋不察故也。

古今四方到此尋幽者，無不流連於江楓漁火中。宋胡理宿楓橋詩：「朝辭海湧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明日館娃宮裡

去，洞庭呼起一帆風。」陸游宿楓橋詩：「七年不到楓橋寺，客枕依然半夜鐘；風月未須輕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元顧仲瑛泊閩門：「楓葉蘆花暗畫船，銀箏斷絕十三絃；西風只在寒山寺，長送鐘聲攪客眠。」明高啓泊楓橋詩：「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裡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落又鐘聲。」李繼（長州舉人）楓橋夜泊詩：「又復恩恩賦遠征，烏啼霜月若為情；寺鐘漁火楓橋泊，已是思家第一程。」

寒山寺大殿右側月門內的鐘樓置有古鐘一座，據說已不是張繼詩中「夜半鐘聲到客船」的那一座鐘了，一說是此鐘為明嘉靖年間重鑄的。日本人學習「漢詩」，很喜歡讀這首「楓橋夜泊」，尤其對詩的後兩句為之神往，認為是唐詩的壓卷之作。聞說寒山寺的古鐘，高約五尺，重達一千五百餘斤，聲若金鏞，遠聞百里！不幸在清光緒初年，即被日本盜去，故南海康有為，慨然吟道：「鐘聲已渡海雲東，今晝寒山古寺風；勿使豐干又餳舌，化人再不到空空。」後來清廷在朝野一般知識分子的譴責下，派員循外交途徑與日本交涉，日本再三否認，然因指證確鑿，日本終於俯首承認，但未歸還原物。在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寒山寺重建時，日人仿鑄唐式青銅乳頭鐘送回，由伊藤博文作銘文，現仍懸於大殿右側，高約三尺。千餘年國寶，在積弱的清廷，竟無力索還原物，深為浩嘆！

不管如何，儘管古寺毀了又建，建了又毀，由梁而唐而宋，而元明清……一千四百多年過去了，也許它的外貌不知變換了多少次，但不管如何變易，惟一不變的，可能是它的鐘聲，寒山寺的鐘聲依然嘹亮，像大湖的波浪般，一波接一波的傳播遐邇，寒山寺悠遠深沈的鐘聲，它敲醒了古代的騷人詞客，也敲醒了現代的孤獨寒士。（待續）



## 《菩提園地》

# 學佛與正見在台灣

■雨潔

佛法於台灣正一天天的傳播開來，如一股旋風，所到之處無不搖動，就在這風搖樹動的日子，讓我們認真的想想，這是不是可喜的現象？亦或有著另一層隱憂，有待佛弟子的共同努力改善。

記得小時候曾經跟著母親，點起香在自己家門口，也不知道是對誰，就從門口向裡面拜一拜，再從裡面向外拜一拜，只見母親口裡念念有詞，門口桌上全是雞鴨魚肉，桌前的杯子盛的是米酒，就這樣媽媽也自稱是佛教徒，雖然十多年後，佛法重新在市井小民與達官顯要中，成為生活的重心。但不能擺脫的卻是多神教的庇護和陰影，太多的東西妾身不明，所以學佛多年也不知所以的大有人在。大致算起來那是台灣第一代學佛者的問題，他們大多以為佛陀是可以交易，能夠談條件的，小小的眼睛就可使閭家平安、日進斗金、功名利祿，總之這些都已經慢慢過去了，若能將此引為殷鑑，也更能使我們珍惜學佛的因緣，了知佛法實是難聞。

看看現在有許多佛教刊物流傳著，法會及各種活動也如雨

後春筍般地展開，吸收不少年輕的學佛者，有出家的法師，有年輕的護法居士，營造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但在此時，也更暴露了當前台灣佛教界拮据的現象，教育僧才，豈是三、兩年所可成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短短幾年當中渴望佛法的人，像乾裂的稻田渴望水一樣，哪裡是下一場及時雨就可以解決的，於是乎信衆一一的被接引，而師父們大多還在佛學院，所以雖然面對千百種根器的學佛者，還是只有教他們誦經、拜拜佛，或者給他們一些方便、善巧的佛法，如果不是社會的擠壓，使這些人急於以佛法來調整自己的腳步，不得已湧進了佛教，否則這些人本來是不會來的。但試問這種新兵帶兵的方式，彼此能夠增上些什麼？自己道聽途說不說，還將一知半解的東西傳授出去，於是一些本末倒置，似是而非的東西，就這樣也被尊為佛法，常給人不對勁卻無處可查的感覺，即使有也是各家說法不一，莫衷一是。例如：佛教的寺院裡，也有一些讓人卜吉凶的詩偈，也賣往生錢，學佛的人還須要從這些預言當中去討生活嗎？難道解脫不是從心解脫嗎？我想問題是出在：「他們不知道痛苦是可以解脫的。」他們被訓練的像一頭猛獸，求的是更多的資源來支持現有的痛苦，他們那裡知道，熄滅追求的心，才可減輕痛苦，卻往反方向一直跑，燒往生錢也就在這種心態下產生，用自己錯誤的需要來橫量死者的需要，就好像一個肚子痛的人，你拿糖果給他吃，也許在吃的剎那，他忘記了痛苦，但過一會肚子還是會痛。當一個迷失方向的衆生，走在馬路上時，我們的責任並不是告訴他，走路靠右邊，而是要和他探討，這樣走下去，真的可以到達目的地嗎？這樣的事不勝枚舉，再就供養來說，有些居士供養法師，或護持道場，總要以法會或法師加持的回饋，才能感覺自己做

了功德，殊不知，布施的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德。

佛法法燈的相續，雖然要看佛弟子們是否能抱著無怨無求，供養三寶的精神，長老們的領導尤其重要，所以說，他是整個佛教界傾其全力的付出，否則他永遠也擺脫不了偏差的價值觀及社會的習氣，那麼佛教徒也只有在邪知邪見裡墮落，什麼是法味，永遠不得而知，而解脫更是遙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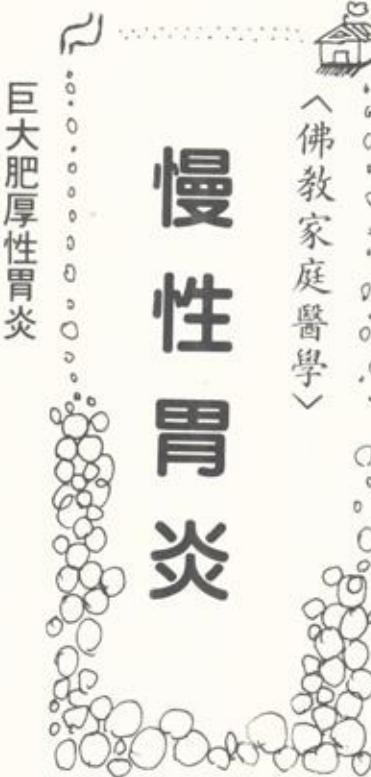
佛法是一門心地法門，若我們能用心體會一切事物，即使

所學不多，亦可於其中受益，我敬愛的學長們，讓我們都不要怕在末法裡，不能得法，任何法，他都只是一個入門，為的還是要使我們在探討內心世界的過程中，去了然不生不滅的法則，並非一味向外馳求。讓我們共同努力，把這些邪見一點點消除，讓佛法的光輝，在每個人心中展現。如果這需要非凡的魄力和心力，我們也都不怕，因為我們都知道，每一項成就，都來自世間的不圓滿。

## ■ 妙林月刊編輯室

／佛教家庭醫學／

# 慢性胃炎



**前庭部胃炎：**慢性胃炎之組織學的變化，是局限於胃之幽門前庭部的類型。痙攣性變化，炎症到達深部，就顯出胃壁硬化。心窩部痛、噁心，於嘔吐時，可以看出幽門狹窄狀態。而膽汁逆流，在沒有症狀的時候也會常發生。以X光檢查，所見到的是前庭部痙攣狹窄，斑點狀態，粘膜並顯示粗大的顆粒狀，用內視鏡可以發現種種程度的胃炎。

這種病一般在醫學是屬於特異胃炎的一種，由於與癌的鑑別診斷困難，以致形成問題的疾病。

## 診斷・治療

診斷這種病，首先要注意的是像這樣巨大的變，在組織學上，藉由生檢來證明胃腺的巨大肥厚性多發性腺腫變化。以X光和內視鏡觀察巨大皺襞和這種病是有區分的。如果有胃癌

**糜爛性胃炎：**微淺的潰瘍（粘膜固有層的缺損），章魚★狀之隆起的胃炎，大約多發生於前庭部，是非特異性的病變。其症狀雖近於消化性潰瘍，出血（吐血、下血）為其特徵。有數週即可治癒，有的延續至數年，依X光二重造影或壓迫像，一般在描寫上即有困難。用內視鏡觀察的特徵，可以看出章魚疣型的慢性糜爛，及併發或糜爛時，應注意精神上之刺激，如酒精、阿斯匹靈等藥劑，治療須先除去其原因。



# 保持一顆安祥的心

■梁晉源



生活在科技掛帥的現代人，因為工商企業發達，經濟生活方式改變，家庭結構變遷，生活變得緊張、競爭和忙碌，情緒生活和內在的情感變得煩躁不安。思想上因為受科學求證的嚴格訓練，使思想變得瑣碎而僵化，甚至不停地強化和暗示自己；只有可以分析證驗的東西才可依恃，只有可以感覺得到的具體事物才是存在的。這樣一來，生活的目的除了用科技來滿足自身存在的慾望外，似乎別無指望，而科技以外的廣大心靈空間似乎全部給遺忘了。難怪現代人的精神生活益趨枯燥乏味，生活空間變得狹隘，使自己陷入作繭自縛的地步，過著緊張而焦慮的日子。

現代心理學家發現，自二十世紀以來，幾乎不分東方或西方，只要是科技發達，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民衆，固然都有富裕的物質生活，但是精神層次之提升卻成為主要的問題。他們空虛、浮躁、精疲力竭，同時又投入於激烈的競爭、縱慾，或

永無止境的操縱和佔有，於是承載人類靈魂的寶塔——頭腦，開始傾斜了，以致許多人患了各種心因性的病症，如胃病、頭痛、高血壓和身心的虛弱等，造成許多人無法為生活之目標作更清晰、更美好的定位。無疑的，人活在世上，大家都想擁有美滿幸福的人生，過著安和樂利、平靜無憂的生活，而不願過著憂心忡忡、惶恐難安、愧疚於人的生活。那要怎樣才能過得心安理得、坦蕩無戚的人生呢？唯有培養一顆安祥和諧的心靈，於順境不生驕慢心，處逆境無怨尤，心境才能長保安寧祥和，生活才能享有舒適與愜意。

心境能夠安祥，除了自己生活能得到踏實安謐，與人相處和睦融洽外，更可臻於真、善、美的佳境，茲略舉數端，簡述如下：

(1) 安祥可以生發智慧聰敏，來造福人類，為民謀福祉。科學家牛頓，有一次在果園樹下小憩，當時心境顯得很怡然祥和

，忽見蘋果從空而掉，他靈機一動，想著：蘋果為何不往上掉，偏要往下掉？後經他致力研究，終於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證明地球有地心引力，因而對於後來的物理科學有一番卓越的貢獻。設若當初牛頓缺少一份安寧致和的情緒，和細心入微的觀察，哪有如此的成就？航行家麥哲倫，也是憑著這一份安祥與耐心，而完成繞行地球一周的壯舉，也證明地球本是圓的事實。假若當初麥哲倫與伙伴們在航行途中，發生了挫折，而心灰意冷，志喪氣餒，不再繼續航行的話，哪有新航路的發現？

(2) **安祥可以犧牲小我。**宋代的文天祥，不幸困陷於元兵時，他們始以利誘，終以武力威逼，迫勸其投降。但他絲毫未屈服於利威之下，心境仍然豁達安然，如光風霽月，了無餘靄，而作最後的遺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就這樣的捨生取義了。吳鳳，為阿里山的通事，山地人的父母官。有一次，山地鬧旱災，山地同胞當時缺乏自然常識，認為是因久未祭人頭，而觸怒山神所致，故必須再祭供人頭，劫難方可斷絕。吳鳳力勸他們無效後，只有答允給予他們一個人頭，但對象必須穿紅袍、戴紅帽、騎白馬的人；明日午時，經過此地，方可殺他。到了隔日，吳鳳一切準備就緒，心靈安祥，無所恐懼的準時經過此地，山地人一看有人路過，羣箭齊發，嘆一聲！人頭落地，上前一看，原來是他們平時最敬重的長官——吳鳳先生。他們當時悲痛萬分，哀泣不已，搥胸擗腹，傷心欲絕。他們如喪考妣，悲慟之餘，幡然大悟，誓言絕不讓殺人祭頭，祈求平安的陋俗重演。

(3) **安祥可以修心養性，徹悟真理，超凡入聖。**釋迦佛於年

輕時曾參訪外道諸師，未能證得無上妙諦。後來在菩提樹下，凝神思惟，冥想靜慮，內心毫無罣礙惶恐，無人、我、壽、衆生諸相。在極度的安祥下，經過七天的集中心意，統攝六根，以止定安慮，而生發出般若正智，自性真空，悟透宇宙間一切的眞理，如八正道、中道、四聖諦……等，終於明心見性，替六道衆生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超脫輪迴，證取涅槃，以達於不生不滅的眞如實相。孔子在陳、蔡兩國絕糧七日，隨侍弟子都病倒了，子路帶著不悅的臉色謁見孔子說：「抱道守德的君子，難道還會這般困窮潦倒的境遇嗎？」孔子答說：「君子固窮，而死守善道，堅守節操，永不改變；小人窮困，則敗節棄義，不顧廉恥，胡作亂為。」孔子身處逆境，在大道不能遍行於天下的時候，他雖慷慨激昂，憂國憂民，但仍心如止水，安如泰山，還安祥地講誦詩書，彈弦不輟，歌唱不絕。基督教的教主——耶穌，受魔鬼的試探，在深山曠野，曾受四十天飯粒未進之考驗，雖然他衰弱不堪，筋疲力竭，但也內心仍然安詳如故，毫無恐懼，終於渡過了食物的誘惑。最後，還被他的門徒猶大出賣，安然殉道，為人類贖罪，為世人犧牲了。

綜觀以上所述，凡古今中外的聖賢偉人，他們之所以能立大功，成大業，功在國家，道成天上，德留人間，自身捨榮華富貴於不顧，諄諄教誨民衆而不悔，不外乎他們有悲天憫人，捨己為人的精神；而能觸動他們仁慈的胸懷，乃是他們的心靈隨時都能保持安祥和諧，凝神靜氣，從靜中生發妙智慧，由智慧啟開仁愛心，再由仁愛心發揮了堅毅不拔、剛強果敢、大勇無畏的精神。為了秉持大義，貫澈理想，甚至不惜生命，以身殉道，為萬世留下了風範楷模，其精神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 白獨的植物人

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們是否聽見我心靈深處  
的悲泣？不聽使喚的身軀

會是沉重得讓我無法面對生與死  
的驚悸？想問沈默的蒼天

我該如何真實感受美麗的愛  
以及那雙濡濕顫抖的眼睛

滴滴滑落無言的哀淒？

如果此刻就讓我安樂死  
遠離不成人形的苦痛  
不再將你們的一生拖累  
爸爸啊，原諒我吧！

蒼白無力的雙手僅能遞給  
您——一張絕望的臉頰

無助的淚水如注

殘缺不全的語音僅能回覆  
您——一串悲痛的記憶

及 憐愴的白髮如霜

當陽光自窗外施捨無私的慈悲  
彷彿不可思議的溫暖與亮麗

如一首歌在我耳畔清暫地  
迴響，歌裡的溫馨與哀傷

依稀是爸媽日夜看守的眼眸  
儘管我不能知覺那合掌默禱

的身姿，不能分析的摯愛  
只有在你們緊握我

瘦削如柴的掌心間交流  
哦！親愛的爸爸、媽媽

您們的淚水是我盈盈的感激  
感激您們賜我出生與完滿

感激您們賜我幸福與成長

亲爱的爸爸、妈妈  
请相信世尊慈悲的垂憐  
如果奇蹟是一把生命的鑰匙  
封閉的神經將會開啟而復原  
僵冷的知覺將會開啟而甦醒

多想舉起羸弱的雙手，如樹的  
枯枝，渴望春雨的滋潤

讓我再次抽出綠芽的希望  
親愛的爸爸、媽媽

儘管我的眼神呆滯如盲  
告訴您們風雨的生命正逐日  
凋零，而無怨的愛

彷彿是永恆的期待，苦苦  
支撐我漸漸萎縮的命運

泉聲響，撫伯琴。  
有子期，辨此音。

寒山子

### ■吳明興

紛紛從雲堆裡亂步跳出來  
是那奔入寒林的雨腳  
彷彿乍遇花訊於驚蟄的澗水  
忽然瞥見了桃紅的容顏

桃紅的容顏喫在顧盼之間

被一尾魚無意弄綯了  
只是踞坐叢草中的釣翁  
為什麼一動也不動

一動也不動的浮標喫

停泛在下游的大城邊緣  
盤古開天以來就這樣的吧  
就像地火熬煉的詩篇

悄悄隱身到清風裡去了  
是那無有去來的春雨  
但為什麼一動也不動呢  
與苔石並坐的釣翁

## 平溪即興

一九九〇芳川

### 掌故

■張國治

曾悉  
你也為削瘦的影  
逐過沉沉足跡  
而昨日劫後  
一切都已錯成今日的悔悶

若歲月也留予許多符號

你怎能落詮  
一場最初

匆匆煙花離合

遲遲赴會

而愛

曾是覓不著星圖  
易蛻化一陣閃亮

年少的歌

背著日子回憶  
陽光

許多美麗與淺淺憂愁

當未改的青山猶青  
歲月猶沾著雲霧  
陽光依然明亮  
你寫著婉轉的詩

想若干年回首兩鬢星華  
你便有衆多遺忘  
復燃的記憶  
疲憊照著

生命繁碩的遙遠  
讚美靜靜的蒼老  
迷離給歲月

沉默給青山  
淚花給雨露  
而斑剥的愛

是無所不照的

# ●●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招生啓事

一、宗旨：欲了解歷史上佛陀所傳之聖教面貌，必從南傳巴利三藏深入探討其真正思想本懷，故巴利文人才之培育，

實為當今研究原始佛教之重要使命。

二、資格：大專院校或同等學歷者（不限科系）

三、對象：凡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思想純正，在家出家男女

二眾皆可報考。35歲以內。

四、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國曆六月卅日止

五、考試日期：國曆七月一日

六、考試內容：（一）英文 （二）日文 （三）佛學概論 四口試

七、教授陣容：

英文佛學

高明道教授

巴利文

達和法師

楊郁文教授

日本佛學

吳老擇教授

（經典之研究方法）

意者請備自傳、履歷、照片二吋（半身）三張前來報名（通訊報名亦可）。錄取後，本所備有膳宿（限女性），每月支給新台幣六千元之研究金。修業期限三年（須修畢規定之總學分數），畢業後分發至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服務五年（按月發薪）。若中途欲退學者，可退還在學期間所有之研究費及膳宿費（詳情請參閱保證書）

請逕行來函或電（02）2699508 2199157 吳老擇教授治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巷寶清街18之1號2樓

# ●●漢譯南傳大藏經四月出版

預約時間八折優待敬請踴躍訂購

漢譯南傳大藏經即日起開始預約，擬定約五年全部出書，共七十冊。內容採用最新式標點斷句，加上近於現代的口語文字，淺顯平易，最適合現代人的閱讀，恭迎佛法三藏，必帶來無限的法喜，讓你的家人分享佛教的智慧，充實你的生活，開拓你的人生。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出版，為我國佛教界的創舉，是首先完成南傳巴利三藏的漢譯大藏。採用自國內最先進的電腦排版，全部精裝本，定價七萬五千元整（國內外掛號郵資另計）。

訂購辦法：自即日起受理預約，預購期間一次付清款項者，一律

以八折特惠優待六萬元整。分期分款者，預付頭款一

萬元整，餘款分三十期付清，每期（月）二千元整。

歡迎十方大德共襄盛舉，踴躍助印，每套藏經將別冊登上助印功德芳名錄，以資徵信，流通功德，續佛慧命。願三寶加被護持，福慧無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巷寶清街18之1號2F

電：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 ●●日文版研究巴利文工具書流通

數量有限 請速與本刊洽購

巴利文為研究南傳上座部經論不可或缺的語言，由於年代久遠，精通巴利文者寥寥無幾，故巴利文人才的培育，更是研究南傳三藏的道要使命。本刊有鑑於此，俾利於佛子的進修，時提供二種研究巴利文的工具書：

1. 巴利文辭典 水野弘元著 春秋社出版 定價六二〇元

2. 巴利語文法 水野弘元著 春秋社出版 定價五〇〇元

以上二種書本刊已取得日本在台發行版權，均以平價供應（郵資另計

一，詳情請來電或函詢問。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巷寶清街18之1號2F

電：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一、宗旨：際此末法時代，人倫道德日益頽圯，青少年犯罪趨於增長，寧不令人嘆惜，本會有鑑於此，皆請有法師、居士至各監所為誤蹈法網之不幸者宣講佛法及人生義理，期使彼等發露罪愆，從而改過遷善，迎向光明之路，數年來收效頗宏。為此懇切籲請熱心弘法之

出家二眾，參與此一深具意義之弘法工作。

二、資格：出家二眾五年以上，受過具足戒者，佛學院畢業者尤佳。

報名方式：倘蒙俯允即請惠示（函示或電話聯絡均可）。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二三二號六樓。

電：(02)238-1451-6

聯絡人：林小姐

## ●・向覺雜誌社贈書結緣

歡迎索閱及助附印

「阿含經與現代生活」一書為日人赤根祥道著，劉欣如居士譯。該書將世尊的基本教理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作最具體的說明，是一本適合現代人閱讀的好書。有鑑於好書卻受限於印刷品質的低劣，或無新式標點斷句，以致有不忍卒讀的地步，故該社陳炳宏居士發心將「阿含經與現代生活」一書全部重新整理校對，採用電腦排版及典雅精美的印刷，使現在在忙碌之餘，充分享受法喜與視覺之美。該書已出版，歡迎十方善信大德來函索閱（每本請附郵資6元）即寄。阿彌陀佛。

「虛雲和尚方便開示」一書為民國以來高僧虛雲老人於百十六歲時，指示同修用功學佛的方便開示，言淺意深，言詞親切平易，不涉及玄妙，使人當下領會獲無量法益。該書原為佛教出版社印行，由於閱讀不易，現為向覺雜誌重新電腦編排，並加以新式標點斷句。此書現正著手整理中，歡迎善信同襄盛舉，踴躍助附印，俾早日順利出書，贈與有緣人。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45號11樓之2

電：（02）711-6743 775-1990

郵撥：一二七三五四四—二 向覺雜誌社

##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贊助

「雲南大理佛教文化調查團」正式成立

為了使佛教學術界提倡實地調查與區域研究的風氣，由藍吉富居士發起的「雲南大理佛教文化調查團」已經正式成立。該團共有六名成員，除負責人藍吉富居士外，參與者計有文化大學史學博士蔣義斌教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李教授，及另一史學博士顏教授，此外，一向熱心佛教文化事業的傅道法師也將共襄盛舉。加上隨團秘書及文獻收集員林孟穎居士，全團共計六名成員。

目前所有參與成員，已召開過預備會議，所有團員也開始閱讀有關大理佛教的各種專著，且訂定各人擬撰論文的主題。在四月下旬該團主持人藍吉富赴大理作初步接洽後，全團將再召開講習會，以研討有關事宜。

##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招生啓事

一、宗

旨：1. 造就佛學專才，以便在佛教思想及精神上發揮引導的功能。

2. 培訓佛學院及佛教大學之師資。

3. 訓練佛教事業之專才。

二、報考資格：1. 大學畢業。2. 三年制專科畢業。3. 高中畢並有高級佛學院畢業者。

三、年齡限制：正讀生（Full-time）限四十歲以下；選讀生（Part-time）不限制。

四、報名：1. 時間：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止。

2. 地點：台北市10594光復北路六十巷二十號之一四樓。

3. 電話：七五三六二二二 七八一六九二〇

4. 攜帶：二寸半身照二張、學歷證件、成績單、退伍令、六百字自傳。

5. 費用：肆佰元。

6. 方式：親自或通訊報名。（通訊報名者即日起至六月二十六日前均可）

五、考試：1. 時間：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八日（星期日）

2. 地點：同前

3. 科目：A 國文 B 英文、日文（任選一科）C 佛學概論 D 中國佛教史 E 口試（日期另行通知）。

六、待遇：1. 正式研究生（Full-time），

每月發給研究獎助金五仟元，並免費提供膳宿。

2. 選讀研究生（Part-time），

需繳學分費。

七、簡章備索：請寄該所，書明姓名、地址（請附回郵信封）

「認識法光」：

本所訂於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點至四點舉辦「認識法光」活動，讓有志報考者參觀教學設備，瞭解本所辦學精神，教學方針，學生學習風氣和遠程發展目標，同時亦將介紹師資和解答有關報考事宜等。歡迎有志報考偕同家長、親友參加，請事先通訊報名，註明姓名、性別、年齡、畢業學校、住址、電話。

## ● ● 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通啟

一、宗旨：推動佛學研究風氣，培養討論批評能力。

二、日期：九月七日至九日（九月六日報到）

三、地點：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四、對象：各佛教及大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題目自訂，由各主、協

辦單位自行審核後再推薦給主辦單位。對提交論文之獎勵辦法由各主、協

辦單位訂定，發表之論文將擇優出版。此

外，亦歡迎各佛學院學生參與論文發表。

五、論文：五月卅一日前，繳交論文題目及摘要（二百字）。七月卅

一日前繳交論文，字數以八千字至一萬二千字為宜。

六、發表論文之研究生，交通費自理，食宿由主辦單位負責，並酌贈紀念品。

七、歡迎旁聽，有關辦法請向主、協辦單位查詢。

主辦單位：妙林巴利佛教研究所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聯絡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二七〇巷十號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

傳真：（02）7031014

協辦單位：中華佛學研究所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香光尼衆佛學院 淨覺佛學研究所 靈山講堂

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圓光佛學研究所

● ● 《雜阿含經之研究》現書平價供應

「雜阿含經之研究」一書，現書尚有存貨，一律以精裝本平價二五〇元供應。敬請善信大德及早購藏，為便利郵寄作業，索購時請附加郵資費，表列如左：

國內掛號：二十二元

國外航空：香港、澳門二二五元，亞洲及大洋洲二六二元，歐非中南美各地二二八元，美國加拿大二二八元。

住址：台北市松山區10597寶清街18之1號2樓

● ● 七六九九五〇八·七一九九一五七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 ● ● 佛像藝術有獎徵文啟事

一、獎品：

1. 第一名：「特殊釋迦佛」一尊。（特別依據佛經三十二相圓滿

精鑄而成。鎏金銅鑄，畫工細美，價值非常，高度二尺。）

2. 第二名：精美蓮花金剛杵佛前飾品三件。

3. 第三名：精美水晶玻璃供杯十個。

二、主旨：願能提倡佛教藝術研究風氣，提高生活品質，特以獎品，贈送有緣錄取者。

三、題目：（任選下列一項）

1. 佛像雕塑藝術與西方藝術之比較。

2. 印度、中國佛像雕塑藝術，至現代藝術之演變。

3. 「特殊釋迦佛像」的無價藝術之美。

四、徵文辦法：

1. 資格：不限，但抄襲者取消資格。請註明身份、年齡、學歷、經歷。

2. 錄取名額：最優前三名

3. 字數：八千字至一萬字

4. 截稿日期：七九年八月卅一日

5. 揭曉日期：七九年十月卅一日

6. 寄稿住址：主辦單位，恕不退稿

五、主辦單位：超光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台中市篤行路363號

● ● （04）2356818 · 2354298

六、協助審稿單位：法寶林

● ● 妙林月刊合訂本已出刊  
限量四十八本請及早購買

妙林月刊合訂本已出刊，現僅剩二十餘本，由於本刊內容可讀性甚高，篇篇精彩，字裡行間蘊藏現世法的智慧，多元化的佛法，充滿了盎然的機趣。本刊每年結集十二期為合訂本，現數量有限，請儘早函購或電話預購。每本定價五〇〇元。

郵撥：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 ● 七一九九一五七 七六九九五〇八

## 一編後語一

## 雲水劄記

■陳 佾

四月，台北總是細雨綿綿如飛絮，是充滿詩意卻又如許浪漫迷離的梅雨季節。民族掃墓節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慎終追遠的習俗，這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孝親表現，其具體的實踐，即事奉父母如生前之隆重，充分表現了世間不匱的孝思。以儒家孝道思想為立足點，再擴而大之，即是佛教的上報眾生恩的慈悲極致，亦即從孝親而來，視眾生為我母我父的大乘孝道思想。讓我們以哀矜的心情，緬懷先烈移孝作忠的精神，感念已歿或在世的父母恩及眾生恩，沒有忠孝思想的傳承，就沒有今日富足的台灣！

本期拙著《蘭若書箋》二的「肩挑如來家業邁向佛法大道」，即從劉欣如居士的來函中，不得不慨歎台灣佛教在佛法研究上，嚴重的偏離了世尊教法的真正思想精神，佛教功利化的結果，只有更加速中國佛教式的誦經唸佛拜懺的法會發展，忽略了佛法根本精神即負有教育的功能。在此人心污濁暗昧不明的社會，佛法的慈悲有助於道德衰微的重整；佛法的智慧有助於人心充滿貪瞋癡苦惱根源的化解。所以如何弘揚佛法，矯正台灣佛教界停滯於迷信階段的宗教，毫無疑問的，必須透過佛教各層面的文教工作，尤其是佛教刊物的創辦即肩負了佛法慧命的攸關存續，而佛教弘法人才的培育，更是當今刻不容緩的急務。另外一篇《蘭若書箋》——「智慧的開啟與真理的體悟」，主要是探討為學與修證二者問題的重要性，真理的探尋必從佛法的實踐中得來，而佛法的實踐必從「聞、思、修」三個層次漸進修習。

本期吳老擇主任發表之《印度佛教》九的「成道與神通」，闡明佛教思想建立在因果的法則上，非神通之力所能改變，即使能解決問題亦僅是一時而已。唯有在不違反宇宙自然法則的前提下，運用智慧去解決問題方是正途，並一再強調修行最終目的不在神通，而是解脫一切煩惱的無漏智慧。本文在神通與智慧間，以現代生活常見的例子，做了最精當的批判。句句發人深省，令人不禁沈思再三。敬祈教界大德諸君，切勿錯過此文。

另外本期拙作新詩「植物人的獨白」，字字辛酸，詩成欲泣，盼藉此詩能喚起社會大眾對植物人的關懷，其實不僅是植物人，其他殘障或智障者，更需要社會人士的關懷，盼能引起各界人士的迴響。其他如梁普源居士的大作「保持一顆安詳的心」及雨潔居士佛弟子心聲專輯的「學佛與正見在台灣」，可謂字字發自肺腑，從生活中抒發一己所見所思，可予讀者深切的省思！





## 慈仁慈善會活動紀要：

上圖中立者為照定師，與義診隊工作同仁及醫師，前往澎湖外垵島服務，並於慈航寺前留影。

下圖為慈仁慈善會工作同仁前往花蓮，造訪「慈濟功德會」，由會長證嚴法師致詞，慈善會並當場樂意建院善款 10 萬元。



歡迎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 請存款人注意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input type="checkbox"/> 1. 基本會員	<input type="checkbox"/> 2. 榮譽會員	<input type="checkbox"/> 3. 贊助會員	<input type="checkbox"/> 4. 普施中華	<input type="checkbox"/> 5. 助印妙林月刊
信	<input type="checkbox"/> 6. 其他	<input type="checkbox"/> 7.	<input type="checkbox"/> 8.	<input type="checkbox"/> 9.	<input type="checkbox"/> 10. 請勿寄憑證及感謝狀
欄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妙林雜誌

## 廣告刊登辦法

- 一、除封面及封底外，為免影響雜誌風格，除封面裡(P1~P3)及封底裡(P1~P3)外，均對外開放內頁部份，每期以四頁為限。
  - 二、委登之廣告必須純淨確實，凡與事實不符，有違法律道德者，本刊拒絕刊登。
  - 三、所有委刊之廣告，儘可能為完稿之作品，未完稿者酌加製作費（另議）。
  - 四、廣告稿或相關資料請於每月一日前交本社。
  - 五、委刊之廣告按定價收費，並按登記次序先後，依序刊登。

分區	位置	全頁	半頁	另頁	另頁
彩	封面裡	1	26000元	14000元	
色	裡2		24000元	13000元	
黑	裡3		22000元	12000元	
白	封底裡1		25000元	13500元	
內	裡2		23000元	12500元	
頁	裡3		21000元	11250元	
內	內頁跨頁		45000元	23000元	
頁	10000元		8000元	6000元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發行日：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一日  
社長：釋妙妙  
發行人：吳老擇（通妙）  
總編輯：陳 俏  
編輯：妙林編輯委員會  
美工：朱正玉  
編輯部：台北市10597  
寶清街18之1號2F（林妙精舍）

☎ : (02)7699508 7199157

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住 址：高雄市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 檢 4037696-7

妙林月刊雜誌社 帳戶

本期發行6000份，歡迎隨喜贊助

印所：錦立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9624248 9624246

所：高暉電腦排版股份

■ : 7417062 7519666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

請存款人注意：人生圓更增慧福，土淨靈心求。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貴賈  
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

通	欄	信	狀
<input type="checkbox"/> 1.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	月份		
<input type="checkbox"/> 2. 助印南傳大藏			
<input type="checkbox"/> 3.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input type="checkbox"/> 4. 助印佛經			
<input type="checkbox"/> 5. 訂約中華續藏經			
<input type="checkbox"/> 6. 普濟功德金（普施中藥）			
<input type="checkbox"/> 7. 贊助巴利佛教研究所			
<input type="checkbox"/> 8. 贊助看漫畫說故事			
<input type="checkbox"/> 9.			
<input type="checkbox"/> 10.請寄憑證及感謝狀	□請勿寄憑證及感謝		

## 高雄元亨寺慈仁義診活動

高雄市元亨寺慈仁慈善會組成的佛教巡迴弘法義診團，每月均有義診隊醫師及福慧同修功德會，定期在各地巡迴義診。慈仁義診團所到之處，備受地方政府機關及民眾的讚許，嘉惠地方百姓良多，除了義診治療身體上的病痛外，也以佛法為他們提供了心靈痛苦的最佳良藥。

今年元月慈仁義診隊主治醫師陳新德、洪明山、洪啓雄等人，前往南投國姓清涼山菩提寺義診（見上圖），當地患者共有一百七十二位。三月份主治醫師為陳新德、薛振南，地點在竹山鎮德山寺，接受義診隊治療者計有一百三十位。（見下圖）



# 南傳大藏經

## 漢譯南傳大藏經 高雄元亨寺斥資倡印—— 南傳大藏經中譯本

高雄元亨寺斥巨資倡印由吳老擇先生主編的「南傳大藏經」中譯本譯事開始進行。

世界上現存的主要佛教文獻，大體可以分為巴利語系、漢語系、藏語系三大類。這三大系統代表著三大地區的佛法。巴利系文獻流傳於斯里蘭卡、中南半島等地，其中所載，即是我國古代所謂的小乘佛法。漢語文獻流傳於中國、韓國、越南、日本等地，所載的內容主要是古人所謂的大乘佛法。藏語文獻，流傳於西藏、蒙古及拉達克等地，所載內容主要是後期密教的金剛乘佛法。

這三大系之中，巴利系文獻包括南傳上座部的完整三藏及若干藏外佛典。這類文獻，一向被國際學術界珍視為最接近釋迦牟尼本懷的佛教文字資料，就佛徒而言，則是最為原始的法寶。如果能譯成中文，是中國佛教徒及漢語系學者所最企盼的。可惜民國初年以來的國內佛教界，通達巴利文的人為數不多，因此，僅能零星地譯出「清淨道論」等書，而未能將巴利文三藏作大規模的選譯。直到現在，才由元亨寺諸位大德訂下慎密計劃，開始編譯。

「南傳大藏經」的中譯，至少有三層意義：其一，在學術研究方面，為我國中文學者提供中文大藏經所無的原始及部派佛教資料；其中的上座部律藏、五部經藏七種論書及藏外要典，都可能使中國學者對印度早期佛教的真相有更深入的認識。其二，在宗教信仰方面，南北傳大藏經的匯集，對中國信徒而言，象徵著佛陀法身舍利分裂二十餘年以來的首度復合。其三，在文化方面，這件事可以視為中國與南傳佛教國家之佛教學術交流的起步。（本文摘錄自世界佛教通訊）